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二十一

王柏心

字子奇湖北監利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刑部主事有偃言

信臣篇

明是篇

謀備篇

防侈篇

辨言

正諛

疑信

擇吏

導俗

廣議

宋

晉字雪帆江蘇溧陽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有水流雲在館集

密陳五省通籌兵餉合力防勦疏

王廷植

字實丞江西南昌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至四川東道有西書院言

書歸震川貞女論後

十

方濬頤

字子茂安徽定遠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有二知軒文集等

廣辨姦論

十二

世吏世役說

十二

吳英樾

字子畧號西橋湖南湘陰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浙江奉化等縣有西橋集

兩士論

十四

自跋受園詩草尾

十四

陳輅

字樸生江蘇儀徵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有道集

說小七篇

十六

邵輔

字清齋安徽桐城人道光二十年舉人官陝西鳳州知府贈太僕寺卿有文內外集及鳳圖籍問答

制防渭南回族議

十九

馬敬之

字梅初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有四律軒文集

銀幣論一

二十

銀幣論二

二十

書呂給事封章後

二十一

何鉅麟

字梅閣湖南長沙人道光  
朝諸生有吟梅閣文集

孟荀列傳論

二十三

周芸軒立妾答

二十三

白人銘

二十四

陳壽熊

字獻青一字子松江蘇吳江  
人諸生著有靜遠堂詩文集

漢董孝子廟記後序

二十五

吳節愍公遺稿序

二十五

勺水集序

二十六

晚學齋文集書後

二十六

吳節愍公家傳

二十六

褚孝子傳

二十八

國朝文匯丙集卷二十一

信臣篇

王柏心

記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賢君於其臣。世觀以隆之。誠意以孚之。爵賞刑罰以馭之。明示好惡。唯其信而已矣。不信。則情弗通也。情弗通。則事弗濟也。凡君之不信其臣者。必曰植黨營私。於是有挾術任數以示不測者矣。有違衆用舍以矜獨斷者矣。不知實導之植黨營私也。奚以明其然耶。術數者。韓非菑錯以此教始皇漢景。始皇能剗制其臣下。而不能制趙高之為亂。漢景用錯言。釁啟七國。幸錯誅而止。任術數。則必尚察。尚察。則必寄耳目。所寄耳目。不必皆正人也。則必有小人起而迎合之。以發陰私。舉苛細為忠誠。於是小人又引其黨。陽示孤立。無所附麗。實陰相比黨。而陽傾善類。人君顧喜之。以為能破除朋黨。其有三忠直志同道合。偶涉論薦。則必以朋黨疑之。忠直者。雖欲以其信自結於主。而主愈不信。此任術數之過也。人主欲用舍之權。操之於己。宜也。然議論必采之至公。以衆論為朋黨。而違衆獨斷。任謀議者。不必達治體。任兵戎者。不必明孫吳。則燕失之於騎劫。楚失之於子蘭。唐元宗失之於李林甫。德宗失之於盧杞。文宗失之於鄭注李訓。此違衆之過也。夫君子自不為黨。而不能不自為類。何者。律身之廉相類也。體國之忠相類也。任事之

果殺相類也。相類必相悅。相悅必相引。又皆顯然為之昌言於廷。無所避飾。小人異是。雖隱相比周。而外示孤立。善匿其形迹。人主不察。反以君子為植黨營私。以小人為危身奉上。一不信其臣。而舉錯失當。至於如此。其視公聽並觀。按功罪定賞罰。動合人情者。得失相去。豈不懸絕矣哉。且人主挾不信其臣之見。凡廷臣有以公正相取者。即疑為朋黨。則中材以下。皆將習於唯諾依違。以文具相蒙。幸免咎責。朋黨誠破除矣。吾恐廉恥氣節之亦相從而俱盡也。

明是篇

人君者。聽羣臣之言。因其當否而定從違。行黜陟以明國是者也。欲明國是。莫先於取諫臣所言。別白焉。明著議論之是非。而昭示廟堂之裁決。諫臣以言為職。又當興盛之時。人主寬仁大度。使得奮口舌。展胸臆。直陳無隱。未嘗有建言獲罪之事。不患其不言也。患其浮舉不急。無當治要。或窺測風旨。上下而傳會之。人主又一切優容。無所責。從違不由此定。黜陟不由此行。於是鯁亮者。無所伸其批鱗補牘之氣。而脂韋庸下者。反得喋喋充位。自名報稱。斯則國是之所以不明也。人主置諫臣以自輔。豈樂其喋喋充位。自名報稱哉。毋亦有所鑒而矯之歟。竊意矯之之故。不過曰前世臺諫多受大臣指縱。門戶攻訐。盈廷如水火。淆亂黑白。焚瀆視聽。相與倍公死黨。置

國是於不論。故為是以矯之。夫諫臣果出於倍公死黨。則取其尤者逐斥之。餘自不敢比周以犯上。若其無此。則不當取前代已往之弊。防其將然。故設是矯之。以消磨俊傑忠讜之氣。使使庸庸者得計。而於國際毫無裨益也。是故明主之於諫臣。所言善則從而行之。獎而陟之。不第以優詔報聞。博容受直言之美名也。所言徒窺測風旨。上下傳會。則從而黜之。不第以優容無責。且推行其言也。若是者。凡以明國之有是而已。今夫人主惡倍公死黨之臣。而矯枉太過。但取充位。則忠讜之士。受轉於無形之消磨者。蓋十凡五六矣。大臣又承是意。過保薦言官之時。陽戒而陰喻之。欲其摧鋒飲鐸。無咎無譽。則忠讜之士。受轉於無形之消磨者。十又七八矣。其蹇諤不撓者。惟二三俊傑耳。雖不見譴責。而無所表異。遷擢亦不及久之。而窺測風旨。上下傳會者。且循資格。轉高秩矣。而望國是之有裨。不已左乎。然後知容言之無以勝於拒言也。然後知開言路之適以塞言路也。

### 謀備篇

虎豹穴於山林。不恃山林為衛也。而恃爪牙。蛟龍蟄於深淵。不恃深淵為衛也。而恃鱗鬣。今自十金之子。以至王公有土之君。無不知申警設防。以謀其備。慮患故也。太上先患而備。其次因患謀備。最下見患而忘備。先患而備者。能制人者也。因患謀備

者人不能制者也。見患忘備者。為人所制者也。謀備有二。有在有形者。有在無形者。山川險要。卒乘器械。是謂有形之備。信賞罰。修政事。選擇賢能。是謂無形之備。善備者。備有形。先備無形。無形之備。勝有形。故有戰勝於廟堂。而折衝於尊俎者矣。所患於款撫者。非款撫之患。款撫而忘備之為患也。凡主此者。始之有怯心。繼之有幸心。虞其議之不成也。則傾資以奉之。啟闕津以悅之。飾大度以安之。於是敵愾同仇之氣。沮抑不振。彼未至弱我。我先自弱。我忘其備。彼反得修備而乘隙以謀我。昔之修好約和者。惟太王句踐能以屈為伸。以弱為強耳。其餘六國南北宋鮮有不敗者。夫六國南北宋勢有不敵。不得已而出此。明者猶非之。設也。席九州全盛之勢。一遇白徒市賈。烏合島民。金鼓未振。鋒刃未交。無故望風自懼。擣之金幣。縱其雜處。俾得瞞焉招聚。逋逃窺伺。利便無敢過而詰者。則何為哉。嗟乎。此賈生所以流涕。江統所以著論也。主此議者。不過曰。我非不敵也。恬嬉已久。人不知兵。姑且羈縻。彼固無遠志。而我得以其間修軍實。繕城郭。練將士。一旦有警。則我之備豫已具。夫果退而謀備。豫議未盡失也。然軍實果修乎。城郭果繕乎。將士果練乎。抑但為便文以自營乎。此何異與人鬪。不扼其吭。反自繫手足。猶號於衆曰。吾有備矣。有不制於人者乎。故夫見患而忘備。謀國之大患也。孫武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制於人。又曰。無恃敵之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敵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 防侈篇

風俗非細故也。波靡積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者自民間養生送死嫁娶賓客之節。聖王皆制為儀品。貴賤有等。無敢或侈者。非獨節財。亦以正性。故其時民安其業。有樂生之心。有仁讓之風。由教化始然也。若未嘗防民以禮。又縱其侈。轉相仿效。至於無所紀極。尚得曰細故乎。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匡衡曰。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轉效之。以今所見。殆有甚於衡言者矣。都下之民。其莫經也。轎車襲以重翼。皆用綵繡紈錦。綴以流蘇。五色陸離。陳偶車馬。旌旗幢蓋。鹵簿。音樂雅奏。屬於路者將千人。其於嫁娶也。皆用繒綵金翠珠璣飾輿馬。輜輶塞道。鹵簿音樂前導。簞簋珍異之物。不勝名也。屬於路者亦將千人。其宴飲賓客。必於酒樓。或陳樂部伶童。必曲盡衰晚之態。為笑樂。尊卑少長。洋洋縱觀。無所避。或繼以夜。一宴之費。至數百緡。其婦女不坐房閨。盛飾觀劇。觴宴酒樓。被服器用。必取珍麗。工巧相勝。市之江淮南粵不足。又市之數萬里之番舶夷貨。輻輳萃都下。其始猶貴家為之。後則富商大賈為之。後則中戶為之。最後則極貧小戶為之。詢其故。大抵取辦於子錢。贖金。不若是者。不

得齒於平民。昔西晉之時。石崇王愷。最號為汰侈。武帝又縱之。民化於奢。遂成風俗。唐中宗元宗時亦然。厥後卒召禍亂。彼猶憂者為之。今則寔人子盡為之。爭相炫耀。為奢麗。至如此。京尹不之詰。公卿大夫不之憂。賈誼曰。俗流失。世敗壞。因恬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嗟乎。此豈細故哉。因是奢麗。遂生巧偽。失四民之業。趨末作之途。耗物力。棄廉恥。漸且至於冒上亡等。然後以刑罰隨其後。不能正矣。古之良吏。為民條嫁娶喪奠儀品。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道。俗遂化於禮讓。夫法禁已然之後。禮施將然之前。俗侈靡極矣。法既不禁。教又不施。嗟乎。將聽其自轉耶。抑且以為細故而忽之耶。

辨言

言有要。匪理無言也。匪事無言也。言而弗涉乎事理。是去新求火之類也。言而弗當乎事理。是歧路亡羊之類也。君子之於言。無所苟也。無弗辨也。辨之奈何。衷之於理。而核之於事。事理合矣。進而察其言之氣象。則固有適矣。或曰。莊論未必無僉壬。正議未必無浮偽。辨亦甚難。曰。無難也。膏或則液流。波或則瀾動。珠玉之伏於幽深者。其光華必見乎山川。蘭芷之秀於淵谷者。其芳馨必扇乎林莽。心之精結而為言。是表之旗也。言之蘊溢而為氣象。是誠之靈也。安可掩。安可誣。故言之寬以裕。和以暢。

者。其人之慈仁溫良可知也。言之靜以正肅以慤者。人之恭儉好禮可知也。言之疏以達閎以遠者。人之英亮開濟可知也。言之莊以敬廉以潔者。人之亢直不回可知也。為險峭察慧之言者。其人必刻深為勁悍鷙戾之言者。其人必果躁為曲謹和媚之言者。其人必諂佞為浮豔夸毗之言者。其人必侈蕩凡若此者。攷之於事理。察之於氣象。皆昭然可辨也。夫事理之於言。猶組織之有機杼。機杼設而絲紵綿綺。無不粟以受成焉。猶肌膚之有筋骸。筋骸具而運行止息。無不率以聽命焉。氣象之於言。亦猶染采之有淺深。血脉之有榮悴也。推此以求。其於辨言也。弗難矣。且言非徒以醜疵求也。諸子百家。未必悉協於理。濟於事。其偏倚瑕類。或不可勝舉。然持之也有故。如水火金石。較然不渝其性。以待取者。而各適於用。後世之言。蕪矣。蕪矣。蒙矣。附於理而實離。託於事而益疏。辨之無足辨者。則立言者又當自植其本哉。

### 正諛

諛之興也。非一日矣。其始以賤導貴。以愚導賢。而諛猶可正也。其後以貴應賤。以賢應愚。而諛不可正矣。凡人之納諛也。有漸。才高而自矜者。則諛中之。內柔而自恕者。則諛入之。好同而惡異者。則諛迎之。人之習於諛也。亦有漸。輕其不足識也。而以諛欺之。憚其不可忤也。而以諛謝之。悅其不我違也。而以諛答之。此皆未至趨勢蹈利。

之甚。明智君子。咸能知其失。然漸之不謹。則流於諛而弗自覺。甚哉其可懼也。凡諛者。溢量之施。將有所中其欲也。所欲既中。必有所反。反而愈驕。必加溢焉。是誘之梯也。讒之階也。驕之藥也。明智君子。奈何甘納之而甘習之。且夫已嫉諛而樂受人之諛。譬不為都市之盜。而攫錙銖於膝篋。終為有竊疾人也。已從諛而欲禁人之受惡。譬以桀之徒。誚跖之行也。昔張子壽之鯁亮。然憚嚴挺之而悅蕭誠。司馬君實與韓稚圭廷爭。侃侃不阿。及柄國。變差役。則格范純仁。蘇轍之議。而用蔡京。彼皆賢者。猶有所蔽。况不逮二公者耶。或曰。糞以行權。不猶愈於計以沽名乎。卑以自牧。不猶愈於亢以忤衆乎。曰。糞者順乎道也。諛則違乎道。卑者正其身也。諛則枉其身。士行諛而砥礪之意。裏臣行諛而謬誤之風。替衆諛既盛。孤直自沮。若黑之變綠。蓬之變麻。不與之俱化不止。故夫喪人之善。長人之失。蔽是非而掩功罪。莫甚乎諛。明智有位之君子。欲正人心。矯時弊。必自去諛始矣。

疑信

有信有不信。信也。無不信。則惑也。有疑有不疑。亦信也。無不疑。則惑也。信可信。信也。疑可信。則惑也。疑可疑。亦信也。信可疑。則惑也。天下有是非焉。是其可。是非其可。非而是。非定矣。天下無是非焉。是者以非為是。非者以是為非。而是非淆矣。適南者謂

去北而南矣。俄而猶未離夫南也。通東者謂去西而東矣。俄而猶未離乎東也。臧之亡羊也。以博奕。殺之亡羊也。以挾冊。皆大惑之類也。學者之疑信。何以異是。古之君子。雖明不如離朱。聰不如伶倫。算不如隸首。推步不如大撓。而不害為大智。惟慎其信而闕其疑也。後之君子。雖論窮六合之表。心探二氣之先。著書多於五車。放失羅乎百代。而不害為大愚。惟舍其信而求其疑也。文得尚而載之。武得箕而訪之。顏得孔而師之。信可信也。行雕龍而侈之。惠堅白而鳴之。列御風而行之。信可疑也。夫身心之間。命紀之地。若經之言。若史之言。理亂成敗之機。生民利害之大。此宜求其信者也。亦既博且闕矣。今舍其昭昭而求諸冥冥。譬索白日於長夜。徵飛靈於炎洲也。故曰言天地解者。謬也。言不解者。謬也。言解與不解之謬者。亦謬也。且絀於理者。必伸於氣。氣盛則辨。辨盛則爭。如市賈焉。如聚訟焉。亦安睹疑信之所從邪。然則何以專信。曰莫如存疑。何以別疑。曰莫如崇信。

### 擇吏

自古世雖極治。奸民之輕險者不能絕也。小則鬪暴劫奪。觸法抵禁。大則竊鑄鬻鹽。吏人莫敢誰何。又有甚者。倡邪術。誘愚民。譬虺蛇并蜂。無時而忘毒螫。其所潛伏。大抵山谷峻僻。及緣邊州邑。所恃乎過好於未萌。銷患於未形者。在良吏而已。凡此州

國朝文匯

卷二十一

五

丙集

國朝文匯

邑其擇吏視他邑宜尤重。其良吏之被薦擢。視他邑宜最先。而世之從政者。往往反此。謂地僻則政簡。壤狹則功寡。不足容才吏。唯初從政或左遷及疲老者。始往視事。報量不得預祿。入不能以自給。官其地者。與謫斥同。強者則以為大吏。且棄我。修廉潔勤吏事。終無由上聞也。行吾培克而已。弱者即不敢肆為腹削。然民之疾苦不聞。山川扼塞險易之途。不知戚戚焉。以不得去此為憂。何暇治詭隨擊強禦懷遠大之謀哉。夫民也以僻遠之故。累數十百年。不見賢長吏。由是黷禁不逞者。無所顧忌。而侵暴之徒。又從而迷罔之。乃始囂然弗靜也。屬有水旱之災。乘間竊發。旁郡邑不得高枕而執政者。慮不至此。何其智乃居曲突徙薪下也。始也慎簡司牧。不過一指搗之勞。繼也徵師糜餉。或窮歲月未能定。無乃好難而惡易也乎。且僻遠之於近邑。猶四肢之於心腹也。今有人於手足。則任其拘攣蹼蹙。而惟心腹之是治。豈得謂善養生者哉。誠令巖疆邊邑之吏。皆擇其簡重有方畧者。寬而不弛。嚴而不殘。明而不苛。安善良。糾豪強。聯什伍。禁游惰。廣德惠。以招徠之。察荒歉。以綏輯之。操縱設施。視使宜所在。試之三年。有異績。則居課最之先。或就加推擢。或移治繁劇。一切比近邑。令長為優。如此。則所選得人。爭自奮勵。不期而邊僻州邑大治。邊僻州邑治。而近邑莫不治。斯誠遏奸之上策。銷患之良圖也。夫龔遂治渤海。李固治泰山。當將鼓倉皇。猶

導俗

能宣布威信。折衝千里。皆良吏已然之效也。而况使過之於未萌。銷之於未形者哉。  
俗之薄。由讓道之不達。儉德之不昭也。古者君讓善於天。臣讓善於君。子讓善於親。士之應選舉也。有讓。受爵位也。有讓。下及觴酒豆肉。道路州巷之間。不期而讓道達焉。古者天子卑宮菲食。諸侯制節謹度。羣臣大法小廉。以逮庶民。食時用禮。不期而儉德昭焉。何俗之厚也。導源於上。而民皆敦勸於下也。今自一介之士。其視祿位。皆憫然有欲得之心。居之不辭。營之無已。百金之子。靡衣媮食。與貧累鉅萬者等。朝廷教化非不行也。法度非不具也。而俗以浸薄。則士大夫所以倡率之者過也。讓不達。斯爭競起矣。忠信衰矣。儉不昭。斯品制隳矣。財用匱矣。此蠹化傷教之大。虧法敗度之深。而有位君子。不急圖所以矯之。靡靡之貨。日甚一日。不知其何所終極也。夫所謂讓。非虛崇美節也。必有好善之實。有知人審己之明。所謂儉。非苟為儉嗇也。必內檢其縱佚。外酌其品式。惟士大夫始能深求而力行之。彼愚民何知。視其表而隨其流。斯翕然從之已耳。且是二者。嘉陵之隄防。驕僭之街勒也。決川潰於平原。無隄防以禦之。則橫流彌野矣。騁馬於交衢。無街勒以制之。則奔軼積轍矣。俗之澆漓。固無形也。然較有形之患為尤切。士大夫任風化之責。既恬不為慮。又不躬行儉讓以

先之。欲俗之歸復於厚。安可得也。

### 廣議

天下之懷忠愛。矢亢直。感激而不顧其他者。山林敦樸之士是也。漢唐之世。置臺諫矣。又置博士議郎。又設直言極諫科。凡以招徠山林敦樸之士。或值主德有闕。或遇時政有偏。博士議郎及應詔之士。皆得上封事。伏闕犯顏。其言之激切。往往天子變色。宰相避席。豈其時士獨敢言哉。拔之尤異。以作其氣。容之至廣。以開其途。起新進。則無繫戀顧忌之私。由特達。則無門戶黨援之習。此士所以樂陳鯁亮。而前世恆收其效也。且夫朝廷置官。惟宰相與諫臣不可用資格。宰相代天理物。非道足經邦。莫能居之。在乎人主之慎擇而已。以資格用之。則鼎鉉輕矣。諫臣職在繩愆糾謬。與其通敏。不如其贅直也。與其華辨。不如其謇諤也。由資格則正氣消磨。必多瞻徇。必立朋黨。彈劾有所避。攻訐有所私。建白者。惟科指之纖悉而已。宮廷議論。則未嘗聞也。糾譏者。惟吏事之短長而已。利弊大端。則未能及也。苟幸無過。徐待遷秩爾。人情誰樂舍坐致之效。而蹈不測之害哉。誠如博士議郎。得應詔上封事。則宜無此弊也。何者。立朝尚淺。爵秩尚卑。有感激之心。無回枉之氣。與由資格居諫垣者。不可同日語矣。論者曰。山林之士。狃於古。戾於今。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有利。惡用是喋喋者。



為應之曰。世未嘗無貴誼陸贄也。才如二子。尚謂其狃於古而戾於今乎。人主誠有意乎山林敦樸之士。以其言攷之。不可采者罷遣。其有議論達政體。忠款結丹素者。處以博士議郎之職。使益練習時事。若當職唯諾。則不得違。察其謀謨英亮志存獻替者。擢之使居臺諫。激勸而用之。則固執政之才也。夫太阿之陸剗犀象。水截鴻鵠者。鋒鋷也。鷹隼之排疾風而上征。撇層雲而下擊者。翮勁也。匣而懸之。絛而繫之。則無割斷搏擊之用矣。今夫封駁之制。久廢於門下中書。當英君察相時。必無過舉。設萬有一焉。言官抗章而爭之。固已後矣。何如博士議郎先事風議之為尤善也。

密陳五省通籌兵餉合力防勦疏

咸豐十一年

宋 奇

竊惟粵寇竄據江甯。將十載。上年復蔓延常州。蘇州。嘉興等府。江以南僅存上海。寶山等數縣鎮。江府一城。江以北。江浦六合等縣及淮揚所屬亦多竄擾。皖省之安慶池州雖經克復。而廬州無為和州等處與皖南之甯國太平等府皆為賊窟。於是。我攻徽甯則賊竄江西以牽制之。我攻廬州無為州則賊竄湖北以掣動之。蓋自江甯潰圍。蘇常失守之後。賊恣其擄掠。裹脅資財。黨衆不止十倍於前。以致我軍頓形單薄。兩江督臣曾國藩經營防勦一載有餘。始得與官文胡林翼會合。以全力攻復安慶。惟所部不足二萬人。餉糈又時時不繼。東援西勦。力分見單。而賊復於今春竄入黃州及興國大冶。致楚師有返顧之虞。凡皆賊衆我寡。賊飽我飢。賊衆則易分。我寡則不能遽分。賊勢日見其強。我師日形其弱。是以頻年攻戰迄未掃除。儻賊更蔓延上游。則江蘇浙江被陷郡縣更難克復。計惟有增我兵。益我餉。使之可分可合。可聚可散。而後可大舉東征。為一勞永逸之計。顧增兵不易。增餉尤難。各省自籌防勦。猶多支絀之時。豈能復有餘力。另圖大舉。然臣反覆思維。竊見有不必另籌餉。而餉無不足。不必另籌兵。而兵無不足者。蓋力以分而見絀。以合而見盈。今一省所入多者數百萬。少者亦一二百萬。以其所入供額兵之餉。募勇之餉。及一切經費。必不足。

也。若合而為一。則無不足。而反可有餘。今試以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言之。通計五省歲入。毋慮千數百萬。以之養能戰之兵勇十三萬人。以二萬人為四川防勦之師。以二萬人為安徽防勦之師。以三萬人分駐扼要之地。為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防勦之師。以五萬人合湖北之水師。為東征之師。十三萬人寬為籌備。月需銀七十餘萬兩。各省以所入之多寡勻計。不過月出銀十數萬兩。則已餉足兵增。尚各留。有餘可供緩急之用。二三年間。江浙郡縣恢復。粵寇剪除。則勇可散而兵可罷。所謂一勞永逸之計也。今各省所養之兵。月糜十數萬數十萬不等。賊至皆不能戰守。則又募能戰守之勇。或調隣省之兵勇代之戰守。是用一兵而費兩三兵之餉也。況又有耗散於無形之地。糜費於不可究詰之中者乎。此餉之所以不足也。聞湖北湖南四川撥濟隣省之餉。為數甚多。日久殊難為繼。而如安徽之全省糜爛。勢又不能不借資於鄰省。受濟者未必能足。而濟之者已覺告疲。與其分濟而各有所難。何如合力而各無不足。所謂力以分而見絀。以合而見盈也。今請飭下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督撫。令合而為一。通籌本省防勦及東征兵餉。是否如臣所試擬者。足敷辦理。務須破除畛域。合力同心。迅速籌定。即以東征兵餉。交曾國藩李續宜彭玉麟楊載福由長江督率下行。賊知上游大舉東征。勢必返顧。我軍聲勢聯絡。高屋建瓴。

數千里江山形勝屹然有不可動搖之氣象。不特東征斷可速奏膚功。即江淮半壁亦益增鞏固。而北路諸帥可以并力勦擒矣。惟是協恭和衷。國臣子之分義。而合志同道。亦君子之所難。往往意見各殊。則謀猷多忤。今欲言五省共圖一事。必先令五省合為一家。五省之督撫合為一人。則兵可轉弱為強。餉可轉絀為盈。肅清江浙。捍禦東南。庶可剋期收效矣。臣備員京師。籍隸江蘇。十年來憤切同仇。日盼賊氛殄滅。而熟慮情形。證諸聞見。楚中將帥節節下攻。兵力太分。餉糈頻缺。有不能剋期下勦情形。竊慮一再因循。賊勢愈形滋蔓。我之所備日多。兵餉更形不足。賊之負隅益固。巢穴愈難鉏犁。東南之財賦已空。天庾之糗糈不繼。萬一肆其狂悖。北合擒匪。則齊豫烽煙。或且震驚畿輔。雍梁富庶。保無掠及關中。且楚蜀諸省。一有動搖。即勢成散漫。若不及時籌畫。後患其可勝言。用敢竭其愚慮。密陳管見。臣為東南大局起見。必應速復江浙。所有通籌五省合力規復江浙等情。謹繕摺密陳伏祈 飭下官文會國藩駱秉章悉心妥議。期於協力同心。共圖大局。為一勞永逸之計。則 國家之福。亦東南百萬蒼生之福矣。

書歸震川貞女論後

王廷植

此歸氏震川貞女論也。震川為有明一代丈人。言古文者多取法焉。幸哉貞女。何因而得有此論也。貞女之事。不著於古。其姓氏亦不顯。自歸氏之論出。而辨之者多矣。而貞女遂傳於千古矣。其言曰。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是則以改適者為禮矣。其於禮。引壻之父母死。與女未廟見而死。兩條。而不引夫死一條。何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夫死則女亦以齊衰往弔。或又曰。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經已明言夫死矣。既令其服。又令其弔。謂非夫婦乎。其為夫死。或終身不改適。又何非禮之有。若以改適為禮。則弔者一夫。改適者又一夫。而可為禮乎。先王制禮。不強人以所難。經言既葬而除。而不言嫁與不嫁。禮貴通而行之也。除服而嫁。禮也。除服而不嫁。尤禮之至者。故曰禮順人情。又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彼女子有貴賤智愚賢不肖之不同。必以一例繩之。則非天下之通禮矣。歸氏以女子在室。惟父母為之許聘而已。無所與焉。又謂女子不自知其身之為誰屬焉。又曰一禮不脩。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猶為奔也。非禮也。是則以改適為父母之命矣。夫娶女有吉日。女年已二十矣。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禮皆行。皆父母之命也。所未行者。惟親迎耳。豈

女子尚不知其身之屬於何人乎。孟子以親迎為禮之輕者。親迎則成夫婦。此婚嫁之常禮也。今不幸事變。不能親迎而夫即死。夫死矣。而於女遂無所與乎。以前父母之命皆無有也。又將請媒妁。寫庚書。壻家親迎。以俟父母之後命乎。禮所謂齊衰往弔。亦以女雖未嫁。而於夫之死不能憖然。雖嫁之。必待服之除也。今之未嫁而夫死。都有齊衰往弔者乎。不齊衰往弔而即改適。其於夫亦薄矣。何歸氏不責其非禮乎。夫天地陰陽之氣。在下為河。在上為日星。女子之貞烈者。其氣自足以壯山河。而光日月。豈乖之傷之之云乎。彼改適者。徒以陰陽之氣之有待於調和。非是則不改適。則未免言之太刻矣。歸氏又以此為廉恥之防焉。夫以未覩面之夫。哀其死而殉之。而守之。此禮義廉恥本於性生。純乎天理。絕無一毫情欲之私。其往歸夫家。是聞喪而捐生赴難。並非私逃為誰氏之妾也。而竟詆之為奔。豈不詆夷齊為篡乎。何其言之背謬。至於如此乎。天地所賴以立者。三綱而已。君臣之位。無敢干犯。其委贄為臣者。皆名籍吏部者也。及至國破君亡之時。樞臣則開門矣。宰輔則勸進矣。百官有司。則投名授職矣。天地易位。何有君臣。而名達禮部之諸生。乃以一矜之傲。誓不共戴。與匹夫抗節效忠者。不可勝數。其得不謂之君臣乎。父子之親。毫無假借。必有生育而後有子女。今有族人男婦不存。嗣已絕矣。而親屬為之立後。其為後之名某字。

某在族人生前不知也。而為後者第於神主上書其事。祀名字。祝告祠堂。而為後之子孫。即族人之子孫。其得不謂之父子乎。有婚嫁而後有夫婦。至於勢窮事變。未嫁而夫死者。其女來歸夫家。則其夫猶為有婦。是以女子而守夫婦之義也。於俗人之已婚有室而死者。則為立後。其無室者則否。以子立繼。不能有父而無母也。今夫死是舅姑無子也。夫死因未婚。不能有後。是夫絕嗣也。女若曰。吾姓氏年月。吾父母書之。綵帖。經媒妁送之夫家矣。委禽奠雁。即是聘禮。而又受夫家之首飾衣帛。是吾之夫父母命之也。有夫婦之名焉。有夫婦之義焉。今夫死。吾無夫也。吾可以無夫。而夫不可以無婦。有女歸夫家。則夫雖死而有婦。舅姑無子而有子婦。夫無後而可以立後矣。其得不謂之夫婦乎。天崩地傾之時。必賴有為之柱礎者。而乾坤始得以不敝。君臣之義絕。而諸生守之。父子之義絕。而嗣子守之。夫婦之義絕。而女子守之。國亡矣。家亡矣。身亡矣。而皆有以使之不亡。此以人事救天命之窮者也。而其事之至苦至難。則莫如女子。其間計自經。或見喪自盡。則舍生取義者也。在母家終身不改適。則明哲保身者也。至於歸夫家。持喪服。事奉舅姑。撫一尺之孤。撐柱夫家門戶。則立大節。名大義。孔子所謂君子人也。於至難至苦之事。而為至中至庸之行。其間喪哀痛。仁也不改適。義也。為夫持服。禮也。矢之以死。確然知此是而彼非。智也。盟誓在前。

生死不貳。父母不能奪其志。舅姑不能阻其來。辭不告而娶。未婚妻不告而嫁。君子以為猶告也。信也。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斯言也。惟古今之貞女。足以當之矣。歷觀書冊所載。類皆秉性溫良。知禮法。專以貞白自砥。雖境處艱難。而甘之若飴。履之若素。舉凡世之富貴貧賤。禍福利害。歡戚憂懼。患難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而矢之一日。即持之百年。可以赴刀兵。可以蹈水火。可以感天地。可以泣鬼神。宜乎與忠孝節義同為國典所褒。志乘所錄。文人學士所傳述。而鄙薄頑懦之夫。所感奮而興起。三綱立矣。五常植矣。雖聖人亦許其為天地之完人也。而歸氏且曰。先王之禮。不必以此勵世也。噫。婦女而不以貞節勵也。亦安有所謂先王之禮也哉。或曰。今之改適者。非禮歟。曰。禮也。父母以其未嫁而嫁之。則嫁之是已。禮並未言嫁之非禮也。不改適者。重在以身許人。既許之。不必有夫婦之事。要必守夫婦之義也。改適者。重在以身嫁人。必嫁之以行夫婦之事。而後成夫婦之禮也。夫婦之義。無可逃。夫婦之禮。亦不可廢也。但改適者。其事多有曲折。而亦不免有所忌諱。其女家庚書。必向夫家收回。其定婚首飾儀物。必退而還之夫家。其改適之家。必與前適之家。非戚族。又不親厚。不如是。則不免有隔礙。而於心有所不安也。而以為非禮。亦不可也。



廣辨姦論

方濬頤

老泉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愚旨哉斯言。觀人之準已。然則近人情者。遂無姦。愚乎。是又不然。千古權佞。幸出於讀書明理之人。彼其伏處空山。抱道自重。學問文章。卓然可傳於世。未嘗非君子也。一旦出而得志。身列廟廊。充其才力。見地實足以致君堯舜。綏靖四海。乃薰心富貴。頓改初服。善用其揣摩迎合之術。以上結主知。下攬人望。始猶有所顧忌。多結朝士。以為之助。或假託理學。或攀附清流。於是衆論推之。國柄屬之。太阿在手。悍然不顧。遂致改操易節。前後變為兩人。身敗名裂。為天下笑。以其能近人情。人情輒為之顛倒耳。且任用大姦大惡。馴至傾覆之禍者。亦何嘗盡庸主耶。夫唯巧言令色。孔壬不容於唐虞之世。下此則英君詎辟。動為羣小所欺。正士端人。亦為朋黨所陷。見微知著。有幾人哉。故凡謙恭卑下。醜謹老成。外沽忠厚之名。貌示優容之度者。其處心積慮。陰鷲深險。固十倍於常人。而君上受其蠱惑。牢籠而不覺。卿相交相汲引。薦舉而不疑。天下為之奔走趨承。而不悟。噫。孰則能辨之者。君子小人不並立。而偽君子與真小人則雜處於君子之間。而君子亦弗敢遽擯諸小人之列焉。於虜。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予廣蘇氏之說。竊竊然隱為人。心世道憂也。

世吏世役說

今天下惟黔蜀滇南粵西有土司世其官而他省則無然所謂土司者悉歸地方官節制而政令不得自專也降而至於吏役則京師及各行省無不父以傳子子以傳孫一若官俾之世其業者曩為庶吉士見庶常館役視新翰林儼生徒謁閣師曰教之立教之拜教之起教之迎送咸帖然受指揮聞諸前輩曰是役也為前明世家至今未易他姓心竊訝其術能以久居於斯也居京師久六部之人有識者其人率居廣廈華堂出則鮮車怒馬趾高而氣揚凡官之入覲者謁選者自監司以至守令罔不折節交分庭抗禮與之深相結納就酒家飲聲色玩好博捕六博之屬惟意所適放浪揮霍復奉黃金為壽以飽其豁鑿彼之報客者亦居然滿客之願而高下其手官為吏蒙吏以稿進官但唯唯書諾而已及轉外臺乃知院之吏司道之吏郡縣之吏與六部之吏等而役則吏勝於庶常館役院吏能虐司道司道更能虐郡縣郡縣之吏與役則更能虐民院也司道也郡縣也官或歲一易數歲一易其科條令甲文書冊籍皆吏掌之官暫而吏久舞文弄法因緣為奸者其弊不可勝數一旦事發官則震怒下於獄重懲之而彼方晏然曰革吾吏革吾役不能革吾業也爰倩人代充本缺而瓜分所入仍世其業如故且有不肖守令恃鷹犬為爪牙倚狼虎為心膂以

遂其蠶食鯨吞之計。而濟其婪賕黷貨之貪。蓋不幸而敗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耳。嗟。封建之害。方鎮之害。異代能除之。而世吏世役之害。雖名公鉅卿賢士大夫。歷代不能除之。且知之而無可如何。是國之蠹也。官之病也。民之賊也。或曰。公門好修行。吏役中豈無一二其人者。即其子若孫科第仕宦者。亦不乏人。又將何說。曰。吏役與官寺同。論官寺者。不因呂強張承業。而稍有恕辭也。至科第仕宦。則及身不守其業而已。其世業自在也。當世流品雜矣。禁令弛矣。又安得以吏役限之哉。

兩士論

吳英樾

有兩士者。一勇一懦。一辯一默。一華縟一質樸也。其為人絕不同而同為一官。外之人羣相與議曰。某之懦不如勇也。某之默不如辯也。某之質樸不如華縟也。而又同為一官。事將有能辦不能辦。久之不決。以問於吳子。吳子曰。不然。是兩君某皆知之。然若某君者。蓋年老更事多者也。外雖粥粥若無能。而其中有主。問之者曰。不然。某嘗驗之行事矣。某公之家居也。尊尊為利。雖升斗必以較。其應事無大小。待人而後決。其質樸拙訥。意非不欲為之。才有不能耳。某何遽如某君。吳子曰。不然。子之說。蓋觀其細而未觀其大也。見其外而未見其內也。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某公之家居升斗必較者。其害也。然害其分也。非有所據於人也。其應事待人而決者。其情也。然待人決而卒決之。則又其準情酌理。集思廣益。慎之道也。若夫便佞之喋喋。蜉蝣之楚楚。心術變於內。精神竭於外。卒閱事變。進退無計。古之上下相蒙者。多類此焉。某竊為君不取也。曰。然則如某君者。不足有為乎。曰。亦不然。某君蓋才有餘而識不足者也。其見事至明敏也。其應事至周密也。其待人而接物。則又多過謙厚也。然而慮周詳而寡斷。性機警而多猜。心寬厚而不能擇交。氣猛過而不能持久。此數者皆足以殺身。曰。然則兩君之成敗何如。曰。當今之勢。固未可定也。兩君之嗜好閱歷。亦猶

未有所定也。以理言之。去其偏皆可有成。曰棄去之。曰若某君者去當去。迂去當某君者能忍。能沈。能斷。

自跋受園詩草尾

右詩三百五十餘首。板既成。魯魚謬差。韻語假借。多不暇校。翻然若有所悔。客有海客生者。問於受園子曰。中年刻集。晚年多悔。君刻集。毋乃太早乎。受園子起曰。然。是知其必悔而為之。蓋自霞城之役始。客詢所以。受園子曰。霞城之役。瀕死而不死。他物蕩然無存。而詩藁獨完。是以云也。庚戌之年。朝廷方清查未竣。余以大府撤往盤台之仙居。太平溫之樂清。三縣倉儲。中秋前五日。自錢塘東渡。浮鏡湖。泛曹娥。泝剡溪。登陸。方具泝溪流而上也。水淺。舟不得上。船腹摩石齒。稜稜有聲。速登岸。岸高於水二丈。逆旅之居。累石為臺。高於岸者。又一丈有奇。自有山漲以來。從無及其堂階者也。坐甫定。從者方治具。掃眠榻。山水暴至。自溪而岸而階而堂而房而榻。余方飯。大雨如注。亦不知水之已沒體也。從人擁抱登樓。樓高於堂者。又一丈有奇。以梯級測消長。又沒其六七級焉。鳥乎危矣。而是時同避於樓者。為江右程君遼東郭君鐵嶺達君。以及僕從胥吏十餘人。樓之右門闌庖漏皆陷。諸君面色如土。有泣者。強解之曰。此前定也。夫世不有不水死者眾乎。然而摧牆捲屋之聲。女哭男號之狀。自

人獸至凡竹木可浮之器順流而下。迅不旋瞬焉。又烏乎其能無動也。漏五鼓。水漸殺。樓亦頽圯。見牕隙微明。窺之。可以梯而達於城。洊緣而登於山。慨然曰。生路也。於是破牕櫺。毀城堞。以雙竹竿承之。覆以巨板。懸空而飛渡焉。由是而逆旅之主人。及吾徒數十人者。皆得緣而達於城。而城之中避水者。男婦錯雜。皆已先在。科頭赤足。蹲泥中如伏鷄。有吏胥識某者。羣譁曰。此前山陰吳公也。相與引而進於縣之堂。而程君郭君達君及其胥吏數十人者。亦踵而大至。塞廳事幾滿。有頃。高君出。命易衣履。具酒食。兩日之中。始得一飽餐焉。烏乎生矣。居四日。水定乃啟行。或曰。城南有老蛟。前數日聲如雷。這是乃破牆而出。橋亦隨陷。然則非山漲乃蛟水也。自是檢其殘壘。而舟中而輿中。一改其所為詩。九月中倉卒竣事。旋杭。又有黃巖之役。黃巖險曠之邑。夙稱難治者也。下車後。日有事於鄉。其催科向設十三廠。官親至按冊而追呼。春夏之交。居野寺中。朝標朱符。夕事敲撲。廠之又僻者。借民舍為行廨。室宇湫隘。逼近廚竈。村民斫生樹以炊。煙薰兩眼。淚涔涔不止。無聊之極。於是又一改其所為詩。烏乎一藝之成。極數十年。譬如構屋。甑木瓦石。躬自營運。久之而規模始具。又久而門戶堂室始分。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余於詩未遑致力。猥以途路淒涼之故。與一時患難之情。塗改而成之。烏乎及此。故曰詩彙之刻。自霞城之役始。客唯唯而退。受

園子遂援筆而記之

說小七篇

陳輅

世之議者。輒曰小人。若以為大詬者。是徒舉其名。而未察其實也。世之人。方以小人目人。而旋且自為小人者。比比矣。夫所謂小人者。非天之生使小也。亦非其自命為小也。所見小而己。今夫蒼頡之造字也。象人而五體積穢者。謂之大。五體具積穢者。首有戴。手有指。足有踐。記所謂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小之字從八。而中分之八者。兩相背也。中分之者。私於其處也。蓋天之生人也。始乎一。而孽乎二。以至於億兆。而其理不越乎一。故大人以理之一者自居。而羣生莫不在宥。小人局於形氣之內。與理之一者隔。於是其身僅為億兆中之一。而所明者。唯己與人二。故中分八者。分己與人二也。凡小人者。其視己也恆重。視人也恆輕。其欲必取贏。而加於人者。恣睢而不顧。故立朝則私其家。居家則私其室。處室則私其身。上者君親。中者僚友。下者妻子。當其無事則歡然相接。而有事輒不能相及。彼非惡而去之。所見者私於其處。一身之外。皆若有蔽焉。故至此嗚呼。世之訾議小人衆矣。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其萌芽固天下人所易蹈也。奈何訾議小人而不自警也邪。

世之議者。輒曰。君子以德勝。小人以才勝。是不然。夫世之為此言者。徒以君子之謀多疎。小人之謀易遂。雖然。小人之所以易遂者。其所謀者小也。全其尺寸。而尺寸以



外雖有大害弗恤焉。快其須臾而須臾以後雖有大憂弗省焉。如白圭之治水然。使  
畀以大禹之任。則立見其窘矣。嗟乎。世之才小人者。徒美其目前之得濟。而未熟睹  
其害也。夫天下之勢運。居天下者共之。惟衆人皆得。吾是以亦得。惟衆人皆安。吾是  
以亦安。變詐不興。機械不作。是以熙熙可久而無患。而小人者。攘衆人之所得。以為  
吾之得。攘衆人之所安。以遂吾之安。天下之人。皆有心思耳目手足。豈能坐致於不  
安。而不為之所。於是機械變詐。以與之角。當其未甚。則強陵弱。衆犯寡。而成偏重之  
勢。積之既久。飢寒顛躓。困辱愁苦。怨毒之氣。偏於宇宙。天下之人。無託命。而阨運由  
是以起。嗚呼。彼小人者。非讐於天下也。所見者小耳。然而向之私利。亦必與之同盡。  
又安見所謀之必遂哉。

或問於陳子曰。如子之說。天下之惡德。皆起於小。而小之失。至於成天下阨運。若是  
乎。先王之貴大而賤小也。陳子曰。吁。何為其然也。夫君子所見雖大。而必以小守其  
身。使見大而不以小守其身。幾何不為無忌憚之小人也。古之稱大者。唯天子當之。  
自天子以下。皆不敢言大。故大章大猷大韶大夏大武。皆功德被寰區。無所於  
讓。而後稱之。孔子所大者。惟一堯而頌之。稱文王曰。小心翼翼。諸侯之事也。況於在  
下之君子乎。大小猶陰陽也。陰陽不能相無。若之何貴大而賤小哉。嘗試論之。理之

原於一者。仁也。分之有所止者。禮也。用其識以求其宜。一其心而不敢變者。智。義信也。仁大禮小。智義也。信也。皆由大以趨於小。故君子之守身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小如此。記曰。小心而畏。義論語曰。以約失之者鮮。其求至於小如此。事各安其分。而與理之一者無所悖。是故禮盡而仁全。此小大相成之義。君子以大為體。以小為用。小人以小為體。以大為用。在易泰九內而六外。以象君子否六內而九外。以象小人。

凡公於天下者。皆為大。凡私於一身者。皆為小。不必惡德也。故先王之制禮曰。立中制節。蓋謹守一身。任其性情之所之。則不可紀極。是以統天下而計之。度其可行。統千世而計之。度其可久。賢人君子。性厚情摯。無有已時。而旁觀者。知其不可以至於是也。則為之節之。此先王之所難言也。在易陰過乎陽。卦曰。小過。聖人為之象曰。喪過乎哀。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嗟乎。旨哉。今夫喪之哀。是美德也。雖然。是一人之私也。窮其所至。有危身滅性者矣。行之恭。亦美德也。雖然。亦一人之私也。窮其所至。有近恥取辱者矣。用之儉。是美德也。雖然。亦一人之私也。窮其所至。有廢飾滅禮者矣。以恭儉哀之美德。而反貽不哀恭儉以口實。詎得謂非過哉。故先王知之。為之葬埋哭泣之節。為之登降拜跪之文。為之品物度數之等。哀恭儉始可用。而喪與行與用。始

行之天下後世而無弊。此則大人之效也。小儒不察於此而專持美名以難天下。天下嫉其論之難。至戾者決藩而去。而懦者反情絕嗜以求蹈夫過中之節。嗚呼。孰知先王之道哉。

以士與衆人較。則士大而衆人小。以賢人與士較。則賢人大而士小。以聖人與賢人較。則聖人大而賢人小。小大之等差。各有所著。不可不察也。今夫世之瞽者持杖而行於市。一杖之外則冥然無物耳。而有目者往焉。則閭閻百貨。燦然於前矣。至於熟遊之地。則可舉其地之名。而徵其所有。至於司市之官。壅斷之賈。則又舉其所有。熟而貯之吾心。而良楮貴賤。絲毫不得遽焉。此量之不可強也。故士之與衆也。大以明。小以昧。賢之與士也。大以精。小以粗。聖之與賢也。大以渾化。小以勉強。學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可以愈進於大。而毋自隘也歟。

然則進於大者奈何。曰。天下之大與小。未有相離者也。大而不始於小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人之生也。分天之一形。則其心之理。亦祇分天之一曲。此中庸所以有致曲之說。凡大人之有形者。與小相舍。大人之無形者。與小相化。由其所含以求至乎所以含。其道莫要於積。由其所化以求至乎所以化。其道莫要於擴。積之者類於富。擴之者類於貴。今夫陶朱猗頓。烏氏白圭之屬。天下之至富者也。然其初固非天之雨。

金。澌然不知其所以然而遽至於富也。銖積寸累。如桑宏羊之所為。以月以日而後乃擁貲鉅萬焉。王公大人。苟非席先世餘蔭。亦未有忽然而據高位者。積閔功閔年。月以徙。然後乃至於軒冕。故士之於學也。日為益之。而其於識也。日為徙之。益之則日多。徙之則日精。使寸田尺宅之徒。與令丞長史輩。以遠於富貴自疑。則終於貧且賤。又使小康之家。與中士之職。自以為已富已貴。則亦盡其所至。而於陶倚於王侯。終無由至。是故廣己而造大者。惟積之與擴之之為得也。

李子謂陳子曰。古君子小人之爭。君子常敗。小人常勝。亦知其故乎。陳子曰。知之。雖然。願吾子說之。李子曰。今與天下共事。多助者勝。少助者敗。理之常也。凡所謂君子者。直己正行。不求合於斯世。而小人者。斤斤焉。煦煦焉。惟恐一言之忤於人。故不冒觸時忌。而其類以漸附而衆。及其得志也。君子於小人多怨。而小人於君子多忍而斷。故小人反兵之謀易。而君子復振之勢難。且君子苟為小人所制。則必盡道於己。聽命於天。而不屑屑苟且乞哀。以全一日之命。而小人當此。又能詘身卑服。以徐圖其所事。此小人雖敗不敗。而君子雖勝不勝也。苟君子而能用小人之道。則君子固可勝。而小人固可敗也。陳子曰。嗟乎。君子安能用小人之道哉。夫大造茫昧。萬物生其中者。各就其量之所能及而致力焉。使麟服車。不如羸驢。使鸞捕魚。不如鴉。

蠅各私所忌。如灰中蛆。苟非蠅納。馬與為徒。以逢時為技。則固宜小人精而君子粗也。且夫君子以天下為家。小人固猶之雞犬也。人未有奮迅一決。自斷其雞犬以為快者。而狗彘馬逸。固有時不顧其主人。又何責焉。狙之伺狸之伏。能為卑下者。其身小耳。使牛與橐駝效焉。則何所旋其蹠蹠哉。是故君子之不能為小人之道者。勢也。而小人之陰賊沈猜。蓋亦有自成其材者。若有所受之。而以是為供職者。然不容已也。又焉容其勝敗之見哉。李子歎息而去。

制防渭南回族議咸豐十年

邵輔

渭南回聚萬餘人。蓄逆謀久矣。所仇者馮元佐等。元佐故渭南大俠。其鄉人從之者可數千人。勢足相持。故回未敢發。今幸無警。則已。一有警。回必動。其變不久。且所為計者。非以渭南之回為足憂也。自關以西。盡涇渭南北。自龍以西。則盡河湟。北屬玉門。其種族所在而是。無慮數百萬。此皆驍悍喜關。素與民仇。又其服瑪赫默德之教。緩急相趣。回行過城邑。或乏。同種共餽之。其固以相結如此。一旦渭南變。則自龍東西數千里。其同種將挾姦心。應時而蠭起。豫蜀諸寇投其間。必大入。而秦涼魚爛。秦涼魚爛。則天山青海之道不通。而西邊諸部。若回疆伊犁。哈薩克布魯特。青海蒙古。氏羌之屬。周二三萬里。隔絕無控。勢必相率而叛。內外相結。其禍不可勝窮。恐自渭南始。夫務農桑。奉公法。此民職也。今渭南回無故屯聚。挾兵械。關鄉邑。不服有司。此於法固當誅。今宜收其尤桀黠者。亟以法奏誅之。而撫安其眾。令諸縣陰察所屬。盡籍其豪桀以上。可用者寵之。不可用者誅之。益修德政。練將士。和民心。固根本。此所誅不過數十百人。而威震關中。微獨其種。蟄伏。亦足奪外寇之氣。使無犯。明公固安西邊。上報天子。使國得專力以誅粵寇。其為功豈少哉。夫災常始於不戒。而禍成於燎原。是故曲突徙薪。智者重之。燕雀處堂。達士所哂。此誠今日之大機。不可

不察也。

銀幣論一

馬敬之

天下之大害曰飢寒。天下之大利曰菽粟。曰布帛。菽粟極圭撮。布帛極分寸。權之以錢幣。交易始也。銀幣者。權錢幣者也。利宜與錢分行。明中葉國賦額徵銀。迄本朝銀幣遂盛。乾隆嘉慶間。隕區廣郡。婚喪之酬。飲賓友之惠賂。匪錢幣意。若嚙天下之幣。乃壹出於銀。乃以錢權銀。今置數者。其前銀所欲也。錢所欲也。菽粟布帛所欲也。然菽粟布帛。提挈蹇澁。即以今制錢準之。絡若重七觔。一人所勝。率二十絡而止。或數百緡。數千緡。則非舟車運般。末由致遠。奔走天下。惟銀幣乎。銀幣生。錢幣病。菽粟布帛死。貨累鉅億。絨束局鑄。囊橐篋篋。區區焉。便官吏。便商賈。使盜賊。官吏商賈盜賊。便吾民。吾民彌甚不便。今夫不便而輾轉。而已得銀。猶可說也。坑冶之設。向來采銀。厥今永行禁閉。市舶之集。向資來銀。厥今反虞透漏。禁閉嚴。銀源絕。透漏多。銀流決。而又釵釧銷路去其一。杯箸鑲嵌去其一。椎箔研泥及雜物塗毀去其一。是故銀幣耗。農夫織婦。畢歲勤動。低估以售之。所得之錢。不可輸賦。更進而權銀。近日常中井未日復一日。錢并壅於商賈。不能得銀。且不能得錢。金之用。珍於銀。天下不憂金之耗者。國家制幣在銀。不在金也。錢之用。浩於銀。天下不計錢之耗者。鼓鑄未停。抑供億所亟在銀。不在錢也。譬諸身。菽粟布帛心膂也。錢血脈也。銀指爪毛髮也。譬諸家。菽



粟布帛父母也。錢子弟也。銀傭隸婢妾也。先指爪毛髮傭隸婢妾。而後血脈子弟。吾見心膂之埋斃。父母之軒輊而已矣。以錢權銀。故粟布帛益賤。銀益難得。天下之人。賤賤乎背棄閭井。驚為商賈。必至愚至劣者。自念孱懦。姑隱忍緣隴。而旬園廬。而氣固囂然。其不靖。官吏則貪冒橫城府。盜賊則攘奪橫江湖。遲之數十年。恐釋未而倚市。投杼而刺文者。尚良民焉耳。易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處極敝之時。而不思變通之術。節制之經。坐令上虧帑藏。下毒黔黎。有忠之士。所欲搤拏而抵掌也。宋熙寧中。張方平疏言。比年公私交困。并苦乏錢。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方今天下。豈不謂之銀荒者與。

## 銀幣論二

救銀幣之耗。不在不用銀幣也。天之所施地之所生。凡濟於用。英君詰相。方將執宵旰。創起宣導之矧。乃銀幣天下不廢。銀幣斷斷矣。譚者顧踵沿輒云。古未嘗以銀為幣。魏源氏近之遠者也。其軍儲篇亦云。宋明以前。銀不為幣。此惟漢書食貨志稱秦并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不為幣。爾。太皞始鑄金。禹湯鑄歷山莊山之金。不必其銀。不必其非銀矣。荆揚貢金三品。梁州銀鐵并貢。爾雅白金謂

之銀其美者謂之鑠。不必其幣。不必其非幣矣。漢武帝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少府多銀錫。又造銀錫白金。其後官鑄赤爪。白金稍賤。民弗實用。貢禹上諫。宜罷采珠。王金銀鑄錢之官。以復以為幣。王莽即真。滿信圖讖。忌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五銖。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其銀貨二品。則朱提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晉武帝保定元年。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并鑄通典。梁初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幣。韓愈奏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自嶺以南。以金銀為貨幣。雖遐陬僻壤。兼之市舶。銀未通行。固為幣矣。源又云。銀鑛開。唐以前史書從無其事。而下篇引周禮。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謂治坑開閉禁令之始。庸當時獨遺銀邪。後魏宣武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恆州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觔。其色潔白。有逾上品。詔并罷常令采鑄。云從無其事。何邪。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以帛言稅銀之利。黜萬紀。一時熾意。千古經制乎哉。道不變者也。法世變者也。變法以牟利。害即階。變法以斥害。利即祚。錢子也。故粟布帛母也。母可權子。子可權母。例錢於銀。銀子而錢母。錢幣不可權銀幣。錢幣權銀幣。錢幣愈輕。故粟布帛愈輕。管商把

牢盆。蕭留典會計。不能使裕矣。而况材管鑄。量斗筭。詰以大計。弱哂強罵。一二時儒碩士。罔顧事勢之宜與否。矯枉偏持。務伸己說。便行其說。其不毒天下也幾希。事初所聞。可以闕其口而奪之氣矣。

書呂給事封章後

始予讀

先皇帝遺詔。不自知其何以涕泗交頤。而中之若湯灌也。頃復從郵

遞中。得見給事呂君所上封章。輒又大喜過望。手其囊歸而錄之。迂於人事。頻竊取視。以為快慰。鄉者固意人臣以嘉謨嘉猷入告。蓋非一途。其必情不惛識不撓。神不驚。悠然於治亂安危得失之大綱。衡其緩急重輕。毋令偏伸偏絀。以導天下之驚擊。明知目前無成效之可觀。而斷不冒競聲提影。與難疎震動者。於丰稜於一時。書曰。辭尚體要。易曰。修辭立其誠。此不易之理矣。今皇帝聖神文武。臨御之始。諭旨極言大小臣工。皆宜有所教陳。以奉明詔。顧或氣豪意健。而不必有得於內。耳營目督。而不能無徇於外。正使蓋愰填於膺。而毛吹積弊。皮傳故常。不求事會時變之宜。斥咎日苛。扞格日甚。適以堅其觥觥欺蒙之鋼習。其後雖有良法美意。亦且閃爍打訛。委為空譚。迄無所濟。今觀呂君所言。條其大凡。曰懋聖學。正人心。育人才。卹民隱。則固天下所恆言。而若以為不足言者。四者之中。以懋聖學為本。而推原於大學。

之明德新民。尤若其言之淋漓灑灑。不可涯涘。及觀其以朱子章句。為足發明其旨。而取真氏之行義。邱氏之行義。補相表裏焉。然後歎其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猶之有方。而舉之有序。自非其平時講於正學。而與聞乎先聖昔賢之盛德至善。安在言確中體要若此。至其上援

祖訓。旁及朱子奏劄。則正不待以已見。偏伸偏絀。其

閒。而其所以杜漸而防微者。可於言外得之。或者不察。交口而病其迂。以為天下之務。即不勝言。而於銓選積貯。河防軍實諸大政。亦宜明著其端。示天下以振厲矯革之所在。是又惡知夫呂君之於此。守之定。慮之周。發之審。日月中天。未嘗驅雲霧以自照。而固已無遺於明於厚。出所學以事主。非夫強諫之臣。如櫛馬驥鷹。溯涼颼而颼。炎走者之可憐。匹夫矣。乃若所云用人行政。灼然洞見。其是非臧否。而不惑於世俗功利之言。與所云度務揆幾。凡事之所難決者。宜以先王之道權之。更為篇中之粹語。故其於正人心育人才者。亦多理有未瑩。法有未脩。而大本既得。任其從容反復。而舉不離乎其宗。此予於呂君之修己待人。概未之習。而決其為耿介敦謹之士。而不由於窺覷想像無疑也。抑予聞伊傅周召之為臣。所以尊主庇民。立隆於曠代者。先覺先知。德博而化。而不徒區區稱述之言也。今呂君能言之矣。則其於明德之功。新民之具。探討服習。以庶幾於義精仁熟。為他日沃心造郅之地。必有不客已者。

擇之欲其精也。執之欲其固也。涵而養之。欲其靜以密也。擴而充之。欲其夷以通也。而後自身而家而國。以達之天下。莫不止於至善。而時措之咸宜。苟惟不然。將不惟無以塞天下之望。且使世俗功利之言。愈益無所忌憚。勝其口而恣其心。而吾所謂權先王之道者。大率牽補支架。了無以異於在彼之為。甚或反出其下。是則重負

今皇帝宣示天下之意。而於朱子所譏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者。有時而忽似之。豈不亦大可惜哉。夫自秦漢以降。正學無傳。幸有宋鉅儒先生。覺空谷之音。抉異同。存真偽。而志多未逮。英君察相。不過誦其言以為高。我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竄。獨紹淵源。於以議禮制度考文。統壹函夏。巍巍蕩蕩。達天地以質鬼神。士大夫果期待不誣。斯亦規模塗徑。既已無復豪釐千里之虞。由是以經緯乎天下。固猶布帛菽粟之必裨於用。而前定不窮也。予於呂君卜之。呂君名賢基。安徽人。戊子進士。現任吏科掌印給事中。

孟荀列傳論

何鈺麟

昔龍門史記作孟軻荀卿列傳。自是以來。漢魏晉隋學者。皆以孟荀並稱。韓退之唐  
代大儒也。其進學解亦曰。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宏。是二儒者。吐辭  
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羣。優入聖域。是以孟荀皆為聖人之徒也。厥後讀荀子篇云。  
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雖微分軒輊。而猶以為大醇。作原道篇時。大  
抵暮年矣。其序道統則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始知荀非孟比矣。夫人之學問識見。與年俱進。如人入海。一入一淡。所  
謂如是者。亦有年。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乎黑白分矣。殆以  
是歟。迨蘇子瞻作荀卿論。謂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廢先王之法。皆由於荀  
卿之高談異論。有以激之。又曰。孔孟之言。無以異也。後世卒無有及者。由是孟荀之  
案乃定。特見卓識。端賴斯人。然則知人論世。夫豈易言哉。或曰。太史公貫穿經傳。綜  
叢古今。何其識反不及韓蘇。班氏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不其然乎。而不知非也。蓋  
吾嘗思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深意存焉。合傳之體。有以其人之行事正同。而連類  
及之者。亦有以其人之行事迥異。而舉以反形者。其例固不一也。如班孟堅漢書作  
霍光金日磾傳。相反而形者也。霍納女於孝宣。金不肖納女於孝武。霍黨惡以護其

妻。金見機而殺其子。一則以驕奢滅族。一則以謀讓全宗。參觀互證。其得失可不言而喻也。其於蘇武李陵亦然。夫荀卿雖明王道。述禮樂。而實攻孟者也。孟子曰性善。而荀卿則曰性惡。孟子曰堯舜性之也。而荀卿則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且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明明樹幟為敵。以相矛盾。良史如龍門。夫豈不知安知夫合而傳之也。不因其相反。欲以此之是。而形彼之非乎。又安知夫班氏傳霍金蘇李。不做太史公之意。化而裁之者乎。且柯氏維騏有言。太史公序傳。雖舉孟荀并論。然其傳中所叙。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士。阿世取榮者。至叙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由此觀之。則太史之微辭奧旨。更非班孟堅之所能及也。嗚呼。儒者讀書論古。不窮究考索。而妄肆譏評。不惟厚誣古人。亦何自愚其心目哉。

周芸軒立妻答

周子芸軒嫡室沒。欲立其妾為正。訪於何子。何子曰。不可。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妻妾之閒。名分凜然。春秋正名分之書。非夫人不書。隱公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故譏之。風有綠衣。雅有白華。著亂之階也。子夏序燕燕之詩。所以特表之曰。送歸妾也。亦春秋正名分之義也。齊桓公霸者也。葵邱之會。初命曰。無以妾為妻。嫡庶之閒。

蓋基嚴哉。昔司馬子期欲立其妾為內子。訪於左史倚相。左史倚相以為違道止之。今子之意。非猶是司馬子期之意乎。吾亦以為與其行不如已。公羊傳曰。夫已多乎道。

又按春秋傳哀二十四年。欲立公子荆之母為夫人。使宗人蒙夏獻其禮。蒙夏曰。周公及武公娶乎薛。孝惠娶乎商。自桓以下娶乎齊。此禮也。則有之。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夫非禮之舉。君且不能得之於臣。而况士庶乎。故君子制事必以禮為斷。

### 白人銘

余客嶺南。聞官幕中稱得意者為紅人。失意者為黑人。紅人不屑與黑人交。黑人奔走於紅人之門者。惟恐後。於是乎二者若冰炭之投。又若蟻羶之附。心甚怪焉。余羈旅其間。既無半命之榮。復不圖一枝之借。無所謂紅。亦無所謂黑。遂自命曰白人。以其在不紅不黑之間。而存其本色也。或曰。白受采。子將由白而紅乎。或曰。素絲易染。白圭多玷。子其早自濯磨。庶幾免於黑矣。予曰。唯唯。否否。不然。易稱白賁无咎。魯論稱渙而不紕。苟超然於塵埃之表。皜然於濁淖之中。雖紅如珠。黑如漆。爾焉能浼我哉。乃作白人銘。銘曰。



羽之白也。浮且輕。雪之白也。飄且繁。茅之白也。柔且薄。水之白也。流且盈。桑門子將何取以成名。於羽也。取其潔。於雪也。取其明。於茅也。取其藉。於水也。取其清。四者之外。吾尤取乎白璧之瑩瑩。天地鍾其秀。山川毓其英。五德脩矣。純粹以精。君子佩之。鏗鏘其鳴。黑為元圭。紅為赤瑛。豈曰非寶。匪我思存。維此白人。保壽全貞。緘心皓然。何辱何榮。

漢董孝子廟記後序

陳壽熊

道光二十五年。慈谿董君懋鎮。以其先世所輯漢董孝子廟志屬序。慈谿漢句章地。即虞仲翔所稱孝子句章董黯。白日報仇。海內聞名者也。范袁二史。不為孝子立傳。事蹟無所參攷。獨晉書許孜傳。言孜至性孝友。雖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其孝友傳序。更以蔡董並稱。不名。語雖簡畧。推重可謂極至。乃宋以來。郡縣志書。又載孝子字叔遠。江都相六世孫。所報仇為鄰兒王寄。寄母與孝子母數相聚。言子之善否。寄銜之。承間毆孝子母致疾死。孝子侍寄母亦死。斬仇首祭母墓。自囚有司。和帝詔釋之。徵為郎中不起。則本唐刺史崔殷碑而尤加詳者。吾未敢以為信也。至董氏所傳永元延光暨唐宋諸詔。累加官封。其迹尤誕。曩纂志時。全謝山吉士嘗辨正之。盧抱經侍講作序。又申全語。以為徵君之稱。孰與孝子美。故今書題稱漢孝子者。從兩先生意也。是足洗刷訛陋。為孝子一吐氣矣。然吾竊有感焉。子孫之隆。其先祖固無足怪。若彼謨碑記。修郡縣志者。於古人非有肺腑之末。顧亦不憚委曲。為之推世系。鉤考軼事。務令纖屑畢著。而後快。則豈非好善之誠。崇尚風義之氣。實人人胸中所有。一觸發之。即低徊宛轉。而不能自己也耶。今孝子列祀典殆五百年。慈人且神之。賢有司歲時瞻謁。竭誠慨然。留意教化。明示好惡。以風厲民俗。而董氏之大宗家督。亦各以

孝子之為勉其身。率其子弟。沒以及其鄉人。吾見慈之俗。必有遠過他邑者。孝義之盛。豈獨東京哉。故樂為序之。

吳節愍公遺稿序

嗚呼。改革之際。至難言矣。投時之才。或取節以就功名。而忠臣義士。以死抗天命者。後人并其姓名。不敢筆之於書。雖著述可傳。亦孰為之傳哉。惟我朝之於明。則不然。甲申之難。吳江吳節愍公。易以進士。起義師。未幾兵敗被執。及高宗朝。追黜明之貳臣。且錄其死難者。賜祠及諡。而公之遺稿始復出。蓋自公沒至是。國家承平垂數十年。武力既優。文網方密。官吏希旨。挾捕忌諱。於是吾吳鉅公有入仕本朝。而身後以文字得罪。禍及墟墓者。公以一書生。倡義數百里間。身膏斧鑕。名殲草莽。固亦已矣。乃日久論定。而殘帙故紙中。猶赫然有公名在。以視貶節而敗名者。固何如耶。况於怙恃其文章才望。覲顏要寵。而卒不免於戮辱者耶。夫公以名節貽後人。而朝廷以大義不沒公之名節。則凡公之子孫。讀是書者。俯仰高厚忠孝之氣。有不勃然而興哉。稿凡三卷。詩詞若干首。文若干首。壽熊之外兄吳渙君壯所手校。君壯於公為族裔孫。為人尚氣而能文。間者以書屬壽熊。既為之參攷史志家譜。及傳聞之可信者。作家傳。冠於書首。乃序而傳之。

勺水集序

大江發岷山入海。奔流數千里。天下稱巨觀。盆山之池。潤石髮涵纖鱗。好事者亦翫焉。盆池何遽不江海若耶。然盆池其無源者也。有物於此。罅厓石而出。噴湧旁礴。若足以為大川。及折而入於尋丈之沼。淵然淖泓。而其中有吐烟雲鏘璆玉者存。雖欲從而隘之。其勢不可。斯則周君樂泉之詩是已。君少有儔。多長者交。壯而遊楚。覽瀟湘九疑之勝。正所謂能為大川者。中年善病。篇翰寢少。因哀集所著。名曰勺水。蓋自謂折而入於尋常之沼矣。顧其集中詩。大半言足盡意。高者時見風骨。殆可云淵然淖泓者耶。抑猶有吐烟雲鏘璆玉者在其間也。勺水云乎哉。昌黎韓氏之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物之浮者大小畢浮。而潏潏然。又以為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以君之才。益和其天倪。免其性情。將無意於為詩。而詩與年進。滔滔乎如百川之方導焉。勺水云乎哉。

晚學齋文集書後

壽熊初知學時。得望溪方氏之文讀之。意有感發。既而聞並世有姚春木先生。受學惜抱姚氏。私淑於望溪。則又知重惜抱文。而以未得見先生為恨。至道光二十七年。乃始受業門下。請觀所撰著。秩秩乎其辨。闕闕乎其通也。然後嘆先生克養之完。

然而鄉之慕者為不虛焉。蓋自道術分裂。文儒異趨。詞章訓詁。外於理道。各封其私。見終古不相取資。言理道者。又或繩尺過當。因疵棄醇。不即乎人心之公。而無以會斯道之大全。其由來蓋已遠矣。方乾隆中。世尚博雅。先生負異才。交海內魁傑士。既出惜抱之門。復於寶應得止泉朱氏之遺書而好之。益講求朱子之說。故其為文。衛道嚴而取善博。旁魄周浹。充然有餘。以視望溪。惜抱各有其獨到。而於修詞立誠。扶樹名教。則無不同焉。既卒業。輒述所見。附書於集後。且以求益於先生云。

吳節愍公家傳

吳節愍公名易。字日生。吳江柳胥里人。其先出渤海。始居吳江者曰金孝翁。瑋生少保洪。少保洪生尚書山。尚書山生某。某生諸生承緒。公之父也。公母沈。夢日而生。公少有膂力。為文章。長於議論。甫弱冠。即掛名復社中。顧跡弛不羈。好兵法。通任俠。不屑以經生自見。崇禎十六年中進士第。不謁選而歸。明年。李自成陷京師。福王立南都。公感憤。作恢復中興末議。以干史閣部于揚州。其言謂不恢復。不足為中興。恢復之要在亟伸復讎大義。以收民心。作士氣。固守金陵。據荆襄以圖天下。郡邑之兵。可以守禦。不可以馳驅諸鎮之兵。可以為聲援。不可以進取。必若進戰退守。非募精兵二十萬不可。他如清吏道。汰冗員。耕屯保甲之法。所以固恢復之本者。皆中窳鄙。然

史公已不得內用。雖奇公才無所試。第奏授兵部職方司。為已監軍。又明年。公奉檄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失守。乃與秀水諸生周耀始謀守吳江城。陷。耀始死之。公走太湖。與同縣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炯。武進吳福之等謀舉兵。旬日得數千人。殺縣令朱廷佐。屯軍長白蕩。大兵至。公用奇計沈其舟。一攻郡城不能入。游弋旁近諸縣。江浙之道以不通。當是時。唐王立閩中。魯王走據海南。部郎王期昇吳景夏等奉通城王朱盛徽起兵西山。克長興居之。長興兵弱。倚公為聲援。唐王聞之。遂授公兵部右侍郎兼右簽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事。魯王亦選授公兵部侍郎。封忠義伯。所部兵悉著白抹額。人呼為白頭軍。與大兵戰於梅墩。楊文駿奏公斬獲多。晉兵部尚書。封長興伯。收集潰散軍勢甚振。是年八月。總兵吳兆勝以舟師來討。公出戰塘口。獲舟二十。相持不解。會明日大雨。不設備。為大兵所襲。公才身走。父承緒妻沈及女赴水死。自嗣自炳福之皆死。兆奎恐公妻女被辱。視其死而後行。故被執不屈。死。餘黨或死或走。軍遂散。又明年。公鄉人周瑞復聚眾長白蕩。迎公入其營。三月十三日。巡撫土國寶遣副將汪茂功來討。公遣瑞禦之。瑞善用鳥銃。茂功所帥八百人死傷略盡。公既小勝。則又將聯浙西。以八月至嘉善。與職方倪撫合營。會飲孫璋家。偵者知之。大兵猝至。公被執。至杭州。總督張存仁甚重公。館於署。勸以官不可。

勘以難髮不可。曰然則斃首縋衣乎。乃聽之。然卒不屈。存仁表於朝。命下戮於杭之草橋門。臨刑北面再拜曰。今日臣之志事畢矣。於是公年三十有五。無子。獨有一妾曰阿香。與公同被執。公既卒。矢死自守。諸帥皆敬禮之。後得釋歸。以族人子某為公後。乾隆四十一年。錄勝國殉節諸臣。咸予祠祭及謚。而公得謚節愍。所著有富強要覽。客問十三篇。彙佚不可得。今存詩文詞各一卷。中興末議在其中。公之始起事也。自嗣自炳。歸自史公幕。先是自炳兄自徵。知天下將有變。造魚船千艘於湖。公收其船以集兵。自炳造箭箠。募水卒。立別營。與公相首尾。蓋藉沈氏之力為多。自嗣好大言。其在揚州。謂史公躬細務。遇人媼。非戡亂才。去之歸。既就公。以公不謹斥候。數置酒高會。數諫不聽。輒仰天慟哭。而公亦遂敗死矣。

論曰。方大兵徇吳江。縣令林嶠走歸。朱廷佐以縣丞獻冊籍軍前。得視縣事。公族子鑑。徒手入縣庭。罵廷佐。廷佐執送郡。以為叛也。郡守問黨與為誰。曰張睢陽顏平原岳武穆方正學皆是也。問頭目為誰。曰孔子孟子。守怒繫之獄。未幾被戮。故公起兵。即斬廷佐頭以祭鑑。蓋其一門之中。感激輕死類如此。抑亦明季類敗廉恥道喪。物極則反。忠義之在人心。自不可遏。而如公等者。又其魁傑與。觀公論天下事。馳騁上下。法度斬斬。其學問類有本末者。屢困而屢不設備。亦莫速得死所而已。豈必

謀之不臧哉

褚孝子傳

孝子褚氏名永昭字明懷號變齋吳江人太湖之濱曰西小港者其家也幼孤貧父尚志沒孝子才數歲獨母王撫之以居既終喪益困苦不能自存有邱某者賢王氏欲娶之王氏自計母子相守俱死則絕夫祀不若忍詬以活子遂諾媒言孝子未之知也及適邱將挈以行則號泣牽母衣不釋母亦泣逆者更以夜至俟孝子熟寐乃行寐覺號而往已成禮矣即遽反走邱挽之不及母勸之往亦不肯不得已屬諸其外家既而外祖母亦沒乃依邱氏居之二年所處既少長度能自給矣即辭歸為某氏操舟暇輒就人學書算為人誠謹有餘才某翁器之使主計繼又與合資為賈遂饒於財而邱氏日落其異父昆弟二人已孤露孝子常資給之且謙迎母歸養弟難之乃均所業為四以二分授弟而二子各得其一又先為弟起屋而後自營其居於是弟不能爭母遂往來兩家焉孝子養母教子孫讀書家人遵之皆循循然有法度年七十九卒道光二十九年也初孝子在外家母遇節日常具酒食歸祭於褚而呼孝子使拜即孝子必歸拜既祭使食則不食傭于某有所得必以遺母母或餽之則又不食蓋其待邱氏甚厚而居之未嘗一日安以是能自勵成其孝思如此云



陳壽熊曰。禮有繼父服。傳者以謂子從母適人。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若是則同居為之齊衰期。異居為之齊衰三月。惟律亦然。孝子之于邱。蓋所謂異居者。苦身以立其家。卒報存祀之恩。俾其母不得已之隱痛。獲白於後。可謂善處變矣。而其孫世鏞。乞子為傳。猶以傷先人心為懼。夫范文正之幼時。亦孝子比耳。然吾郡數禮法世家。必首推范氏。世甯有以是病之者哉。故著其事而論之。亦以為世鏞勸也。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二十二

孫鼎臣

字子餘號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有香塘易論及蒼菴文集

論鹽一

論鹽二

論鹽三

通論唐宋官人之法

論治四

漆室吟詩序

江忠烈公遺詩序

與郭筠仙書

說虎

李聯琇

字季慶一字小湖江西南城人道光二十年進士官至大理寺卿有好雲樓文集

馭下論

采風劄記各卷小序

十一 十 九 八 七 七 五 四 三 二 一

徐 蔭 字葵舟江蘇六合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至福建福甯知府有未灰齋文集 務本論叙 十二

何秋濤 字履船福建光澤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刑部主事 貞女議 十三

孫 燮 字呂揚號愈庵浙江烏程人貢生有愈愚集補讀書齋集 褚淵論 十五

華笑顧雜筆序 十五

賈義士傳 十六

嚴孝子傳 十七

張星鑑 字緯餘號南鴻江蘇新陽人有仰蕭樓文集 贈何願船序 十九

何 俊 字十人一字素民湖南桂陽人道光朝諸生 漱石先生行狀 二十

陳源豫 字季木湖南茶陵人源家弟諸生官福建光澤龍巖知縣有文集 諫論 二十二

淮陰侯論

二十二

游齊山記

二十三

書集古錄目序後

二十三

跋樓山堂集

二十四

國朝文匯兩集卷二十二

論鹽一

孫鼎臣

以天地自然之利利民而國亦賴其利者鹽也雖然大利之中大害伏焉古之權鹽不一官自煮之而自鬻之者漢之武帝明帝宋之藝祖元之順帝也立官司而收其稅者陳之文帝北魏之宣武後周之文帝也召商輸銀粟於京與邊給以所在鹽者宋之天聖明之洪武也商輸銀運司買引赴場支鹽者元之至大明之宏治以後與今制也自漢至今權鹽之法隨時損益法之興也愈繁則弊之出也愈滋善為法者以民之利散之於民制其出入不務與民爭利而其利究歸於國家人第知厲禁之為禁不知不禁之禁為無形也知多取之為取不知薄取之取為無窮也宋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請官自鬻解鹽於邊內殿崇班杜承審言往者廊延環應儀渭等州禁青鹽今商人鬻粟運解鹽於邊直與青鹽不遠是以蕃部青鹽欲售而無從今官運解鹽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入蕃販鹽微利而居者亦樂其價廉與之市是助寇而結民怨也事乃已其後河決運艱增江淮兩浙荆湖鹽價兩浙轉運使沈立言本路鹽課緡錢歲增七十九萬官估高而私販轉熾誠恤亭戶裁官估令人得詣場取鹽則鹽善而價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帝納其言而歲課視舊額倍增元至大延祐間鹽

一引增至鈔一百五十貫。積而不售。明初開中之制。凡引準銀八分。商費少利厚。邊粟不可勝食。夫禁蕃部之私與禁內地之私。其難易可知。而宋之所以絕之者。惟在於平價增課。以給用人之所知也。乃官估裁而歲入轉溢於舊。元之一百五十貫而不售。明之八分而邊饑充。由是觀之。權鹽利者。豈在嚴禁防而重徵斂哉。夫穀與鹽皆民之所以生而不可一日闕者也。五穀無地不生。鹽亦無地不產。有天下者。制田為賦。五穀之糴糶。未嘗有禁。而鹽獨有官私之別。畫之地以限之。又欲其流行而無壅。此於理則不順。於情則不協。於勢則不便。無怪乎法變事勢。心徒勞而政彌拙也。宋蔡京罷轉般之法。囊括四方之錢入都。以為美令。商輸錢提舉司。先至者增支以示勸。東南之鹽利厚而商困矣。明之開中於邊。本良法也。久之以商所應支之鹽別之為常股。為存積。倍存積之價。越次收支。存積行而常股滯。葉淇又從而變之。不輸粟而輸銀。不於邊而於運司。始之準八分而致一引者。益之至於數倍。雖驟增帑百萬而邊儲大壞。終明之世。竭天下之力備邊。卒亡其國。淇之變開中。與京之廢轉般。其用意同也。京之先至增支。與存積之越次收支。其用意亦同也。罔天下之利而巧為法以取盈。京既禍宋。淇亦禍明。傳言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豈虛也哉。立天下之法。必要於簡易。使其民易知而易從。後世鹽法所以不行而滋弊者。太難與太

繁之故也。原其意，非是無以籠其利而無遠然。至於格而不行，吾未見其利之安在也。其為計亦左矣。唐劉晏論鹽法，謂官多則民擾，惟於出鹽之鄉置吏及亭戶收鹽，轉鬻任其所之，晏之言非唐一代之法，百世之法也。仁哲之君察民物之情，循天地之理，鑒古今之蹟，因勢利導而為之法，其必有道與。

### 論鹽二

治天下之弊，常究其弊之始終，得其所由生，與其所終極，去之而利自見。天下產鹽之地，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福建，曰廣東，曰河東，曰甘肅，曰雲南，曰四川，淮南歲引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有七，課銀五百八十餘萬兩；淮北歲引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有二，課銀二十七萬二千兩有奇；兩浙歲引八十萬五千三百九十有七，課銀二十九萬兩有奇；長蘆歲引九十六萬六千四十有六，課銀一百五十六萬兩有奇；福建歲引五十四萬五千六十有二，課銀三十萬二千六百兩有奇；廣東歲引八十一萬四千五百有十，課銀六十四萬七千五百兩有奇；河東歲引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有二，課銀五十八萬一千六百兩；甘肅花馬池歲引七萬二千六百八十有六，課銀一萬四千五百兩有奇；雲南無引，歲額以助計者三千九百四十二萬七千一百，課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兩有奇；四川無額，視一歲所售之數，請引於部。

而備條引凡五千。蓋鹽課居天下財賦四之一。兩淮最鉅。其弊亦最甚。為鹽之策者亦獨繁。要其歸則鮮私也。恤鹽也。裕商也。為鮮私之說者。天下無不食鹽之人。生齒之息。今倍於昔。鹽之售反絀於昔。則病鹽者實私鹽也。彼塞則此通矣。其說誠是也。然私果安出乎。私之途非一。船私者出於商船之船戶。漕私者出於回空之軍船。鄰私者出於鄰境之商。梟私者出於所在之私販。以其懷挈也。而謂之梟。功私者出於商所捕得之私鹽。而莫盛於商所自販之私。商賄吏而以油耗為名。溢於額引者倍於售也。先私而後官。私無課而官有課也。雖然。商之販私非商之故課重使之然也。課之重非課之故吏賄使之然也。順治初。始定細數。淮南之引一百四萬二千三百九十。淮北二十二萬九千一百二十。今淮南之引增三十五萬三千百有二十。淮北之引增六萬七千八十有六矣。引目既增。商未受鹽而先輸課。輸課之外。歲有貢貢之數五十萬。在公之費又七八十萬。其間大工大師。旅則有加。儼有加。飭商又輒獻銀以佐。國家之急。常一二百萬。產鹽之地自場吏以上行鹽之地自卒役以上。至於文武之大吏。莫不有賂。而又責之貸錢。船戶以造船出財。募人以捕私。其為用之繁且廣如是。定制凡引課銀八錢三分。及一兩一錢七分。而商非銀二三兩不能運一引。其後向之二者增而四。三者增而五。鬻一綱之鹽。纔得三百萬。而所費殆



二千萬緡。明私得乎。故雖販私而吏不問也。商私行而官引滯矣。總船私漕私。鄰私。臺私之數不敵。商私船私。漕私。鄰私。私可以法戢。而商私不能禁。故緡私之說掩耳盜鈴之說也。夫鹽產於場。場不私禁。私鹽安出。禁其所販之地。不若禁其所產之地。清其源而流自絕。於是有議稽火伏以禁場私者矣。火伏者。所以稽煮鹽之數也。一窺為一緡。凡一晝夜一緡之得鹽若干。有定數。起止皆場官監之。然諸場廣袤數百里。火伏之時。有先後。逐窺逐緡。而視之不能之勢也。且夫計口授鹽度。天下之丁制為引之數。引之數有餘。而鹽之產恆有餘。積有用之鹽於無用之地。欲禁制不給夕之鹽。丁使毋私鬻。禁嗜利之商與。私使毋私市。可乎。禁之必收餘鹽。以恤丁。有餘力。場無餘鹽。私不解。自此鮮私先恤窳之說也。雖然。是餘者。表之無力之場。商收之乎。妻之積困之網。商收之乎。課通幣絀。欲仰於官。而官又不能故恤窳之說。亦盡餅以止兒號。也不收餘鹽。無以恤窳。不紓商力。則不能收餘鹽。然則裕商其恤窳之本乎。於是推鹽之使司計之臣請蠲五貢矣。請免積逋矣。請帶徵滯課矣。請加價加飭而免其紓矣。又有封輪單輪之法。以劑其盈虛。有借底馬之法。以資其轉運。凡所以為商計者。無弗至。而商之用不鮮。額入之課累成。而可通官吏之費。依時而無幾。故裕商之說。亦朝四暮三之說也。原其所由始而拯其所終。其利弊之所在。

際然矣往者陶大殺督兩江當淮北積弊之後綱商盡散乃更其法為民運官給票而收其稅命曰票鹽行之而效益獨一切之完盡其費則視商運緣損三之一而運鹽者已獲厚利積年之滯鹽頓空亦宋沈立裁官估而歲額倍增之證也後十餘年淮南之商益用陸鴻陽以文殺為之而效又如淮北之法行之而綱法始盡散朱棣東南用兵兩淮之引地戎馬交馳鹽法益掃地無餘而弊亦隨之為然盡矣數窮理極向之鈎帶蟠結里如個山紛如積絲數十百年廟堂之上勞心焦思以圖之閭識之士竭智畢慮以謀之扁而不可排障而不可開者一旦決去如轉石於千仞之岡而隆之淵也雖人事為之抑豈非天哉

論鹽三

往者亭林顧氏善劉晏之法而擯李震之言亭林之說後人習聞之舉之達於朝廷於當事之吏尼而不行則所謂鹽利之不可興由於鹽吏之不可罷也當道光之九年御史王鵬芳嘗以課歸場憲請裁其年將相國與鹽政福在敗之越二年華陽車相國太僕寺卿崇中靖翰林侍讀學士顧紘又以是請安化陶文毅敗之今觀其敗議之言則慮場地之廣而漏稅也窺戶之貧而通稅也鹽之隘稅增價也商之爭競居奇也遠地之不得鹽也場不能置庫而場官之策運煩也場官之職卑而稽察不

能周也。竈地之被災而病稅也。根窩裁而失業者多也。根窩之說後卒裁之亦無甚害。懼竈地之不能無災則制田賦者亦豈能必天之無水旱哉。是數說者皆未嘗就其事之理而熟思之為之說而詳處之也。誠著為法以場商之有亭池自煮鹽者為鹽戶。予以執照編之冊。其有亭池煮鹽之竈丁願為鹽戶者告官一例于照編冊。其貧無力以亭池繫於富民而自為竈丁者聽命督撫舉廉能州縣官為場官而優其品秩稅銀之徵解考成視地丁錢糧例。運司總其成餘官皆罷其稅則通覈一歲舊徵正課之數與各場一歲產鹽之數均之而酌其中。每百觔定稅若干必畫一毋畸輕畸重。其舊徵之雜項勿計。鹽戶自煮鹽鹽成告官開市場官稽其數而監其買賣。按所賣之鹽依稅則納銀稅畢場官給稅票販商運鹽出場關津驗票而行。不問所販之地販商不問何人先於所在州縣領照赴場買鹽無票者禁。州縣每三月具其數上之運司。鹽之價毋官定稅則必畫一者均輕重以絕趨避也。勿計羨者有鹽即有稅。鹽溢稅亦溢鹽無所為餘則稅無所為羨也許貧丁以亭池繫之富民者通貧富以重鹽戶。順丁之情勿強也。舉州縣為場官者吏選慎然後鹽政清。劉晏用士人之意也。罷餘官而總於運司者一事權塞利孔也。場官給稅票者利商旅幾盜竈也。販鹽必領照而具其數上運司者稽匿漏防侵欺也。鹽無定價者產有衰玉物有高

下市易之道不可以法齊也。天下無無稅之鹽而私販不必緝。鹽隨出稅隨入。逋課不必督。大商小賈人人得出財自運。鹽而鹽無地不通。壑斷不必慮。淡食不必憂。官少而費省。價輕而售易。鹽之利盡歸於場。不必優恤而鹽戶自饒。不必厲禁多取而歲入自倍。諸弊去。諸利興。因利利民而國亦賴焉者。此也。道光之初。網法猶未甚壞。食鹽之利者眾。稅徵於場。國利民利商利。而官不與焉。故雖以襄平之忠。安化之才。不能不撓於眾多之勢。時之未至。雖賢者無所用其力。歟。兩淮之網既廢。引地之禁亦盡弛。東南民食之鹽莫可究詰。其直不減於昔之網。鹽民不食賤而國失數十萬之課。利權旁落。皆中飽於姦民。鹽法之更宜莫便於此時矣。於是當事之吏始思往者之言。謀徵場稅而不立法。不擇官。自咸豐五年至七年七月。稅銀止八萬六千五百餘兩。偷漏侵漁皆所不免。或者遂謂海濱隨地為鹽。不盡受場吏約束。勢必設兵重刑而彼亡命無不通盜。雖賢能有難制。且鹽官之不能盡罷。猶河吏之不能盡裁。以為場稅果不可行。信能從吾言。鹽戶立矣。猶有不受約束者乎。鹽利盡歸於場。猶有通盜鬻私者乎。定場官之考成而精其選。猶有侵欺者乎。傳有之。疑事無成。建非常之原而蹈常習故之見。牽於中。以此而責成功也。難矣哉。

通論唐宋官人之法

古者士入大學格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而國與天下之理皆備焉庠序學校其養之有禮其教之有法然及其升於司徒司馬猶必論定而後官官定而後祿如此其慎也後世古制廢矣然取之不精用之必密重於其始進而不限其將來磨以歲月窮以事變猶可以塞僥倖而作人才此吾於唐宋有取焉而深咎明制之失也官人之由舉貢三朝之所同也遲速之序內外之任則有異矣唐制秀才高第正八品上京官則協律郎署令外官則中州錄事參軍事軍鎮兵曹倉曹參軍事之屬明經高第從八品下京官則三省主事考功主書評事外官則京縣尉上中縣丞之屬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京官則宏文館校書郎正字外官則諸府州錄事上縣尉中縣主簿之屬乙第從九品下京官則崇文館校書郎外官則京縣錄事中下縣之屬筮仕之初品位不過如此宋制進士明經入望州判司次畿簿尉九經入紫州判司望縣簿尉諸科明法入上州判司紫縣簿尉判司簿尉初任循一資入知令錄次任二考以上入正令錄知令錄循一資入初等職官正令錄入兩使職官初等職官兩資入支掌防園判官三資入節察判官故蘇子瞻言選人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為更險阻析計豪釐猶與唐制不遠明制不然進士高者入翰林次主事中行評博又其次為知縣而簿尉之職以待外流即舉人常調亦皆自知縣始則其遲速與唐宋懸

絕矣。其內外邊轉之制。唐世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侍郎闕。擇常任刺史者。郎官闕。擇常任縣令者。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訖盧邁。鄭餘慶諸人。皆以主簿參軍入為御史郎中。官至尚書宰相是也。宋人仕宦。以臺閣禁從為榮。而非積資累勞不能至。乾道二年。詔非兩任縣令。不得除監察御史。非曾任監司守行。不得為郎官。初等職官除大理寺丞。兩使職官除著作佐郎。支掌國防判官除太子中允。節察判官除太常寺丞。皆六考。其外之大藩列部。又以朝臣出牧。招討宣撫諸使。則二府大臣。經略安撫。則直祕閣以上。河南應天知府。事則郎中以上。諸府則朝官及刺史以上。出入常均。中外迭用。此二代之制之善也。明通籍之始。京外截然。後日之通塞。由此。惟科道考選有科目出身之推官知縣。而科目又重進士。而輕舉貢。舉貢知推與進士同考。大抵僅四之一。起州縣入為公卿者絕少。此其變唐宋之制而失之者也。自舉貢興。而學校為利祿之途。古之養士之政壞矣。然唐宋人仕有漸。而中外應考之猶未失。論定後官之意。明盡棄其制。用科目大驟。視州縣大輕。中葉以後。士橫而不制。民困而不恤。朋黨與盜賊交証。故唐之亡以藩鎮。宋之亡以夷狄。而明之亡也以搢紳。

論治四

天下者州縣之積也。宰相者治之所由成。而州縣者治之所從出。不可輕也。治天下

者養之教之而已。朝廷有養之教之之政而不及於民。是州縣之過也。川陝楚之變。民皆以州縣為辭。州縣者民之所望為父母也。今疾之如仇讐而欲剗刃焉。其所由來遠矣。豈盡州縣之過哉。選之不精。任之不重。待之不寬。夫是以敝至此也。州縣之途四。曰進士。曰舉貢。曰捐納。曰丞倅。舉貢進士困於記誦之學。而溺於科舉之文。一日臨人。腐儒老生。低首而聽於幕友吏胥。即其聰明才德之士。猶必磨以歲月。然後能稍習其事。及其欲有所為。而更調之符至矣。立賢無方。捐納亦人才之路也。然甫入貲而遽出宰階。級躡矣。且彼之入貲。果何心哉。求以償其欲也。奈之何其以民之脂膏而為市乎。由唐以來。縣令多取丞倅。然唐宋之丞倅。士人也。今則捐納出其中。吏員出其中。其人已嘗毀廉恥而自屏於流外矣。其拔而出之者。皆巧於媚其上。官而忍虐用其民者也。千金之璧。使傭丐守之。如之何其可乎。吾故曰選之不精也。州縣之上有府矣。其上又有巡守道。又其上有藩臬之兩司。又其上有撫有督。一吏也。而監之者五六人。此一人者之性情語言動作。其順逆皆足以為利害。其左右之人。以至佐史之屬。其好惡皆足以為毀譽。其居與行之供億。皆取給焉。雖公廉之長。臨之。固已不勝其病。而況有所挾以逞其私哉。利之當興也。害之當去也。此五六人者。一不可。則其事不能舉。此五六人者。條教之所及。意旨之所向。心知其非而不敢不。

從三年而政成課吏之法也。為地擇人之說興。數徙而不安其職。首尾不貫。上下不親。往者行取之制。州縣猶可望躋清要。中材可以勉強於功名。今士人一縮縣符。終身擯外。百餘年來。公卿中以州縣起家者無幾人。雖俸滿大計保舉。未嘗無激勸之法。而循資而升。其至方面大僚。蓋往往而難也。吾故曰任之不重也。國家之本意。以教養其民。貴州縣督之之深。防之之密。本意亡而文法勝。錢穀簿書之間。一毫之不如法。輒干處分。故有受事數日而註吏議。歷官數十年而未霑寸祿者。歲滿考績。雖龔黃召杜之倫。不能及格。功罪黜陟。操於奸胥之手。散法要賂。必廢乃已。且夫竢急則絕。法急則玩。操之已甚。窮而思遁。若人之情也。催徵不力之法重。不得不侵移。刑名失入之法重。不得不姑息。緝捕廢弛之法重。不得不諱飾。刀筆出入。休咎從之。彼其心目認認焉。救過之不暇。而暇教養其民哉。歲祿之外。加給養廉銀多者至千餘兩。至優也。然前人侵欠責償。後人一人通肩波及。數任謂之攤賠。公事無名之費。例所不許。均之州縣。謂之公捐。皆於養廉除之。而養廉僅虛名矣。父母妻子之養。旗姻賓客吉凶往來之禮。安所從出乎。吾故曰待之不寬也。有此三者。故高人之行。出羣之才。常薄之而不樂就。而吏始回而易處。甘為苟賤不廉第。求便其私圖。而職事之修廢。民生之休戚。不計矣。州縣積輕如此。天下果何由而治哉。復唐宋之制。丞尉



以進士舉貢為之。考滿擢京朝官。復出為州縣。則練於吏職而習知民情。仿漢令長。太守刺史之法。州縣屬於知府。知府屬於巡撫。置掾屬分理刑名錢穀之務。罷司道官。則事簡而易達。省苛細之文法而厚其祿。則人自效而得盡其才。用明邱濬之言。九年通考課功黜陟。一考再考。平常者復任。殊績就加其秩。然後可以責成功。采唐元宗之詔。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進取之望遠。故有為之志興。選之者精。任之者重。待之者寬。州縣得人而天下如網之在綱矣。

### 漆室吟詩序

道光之季年。子壽在京師。余時相從飲酒賦詩。泛言天下之務。是時宣宗在位久。法度具備。務以安靜休養。元元嘆夷就撫之後。益重用兵。中外晏然。僉謂無事。子壽當深嘆太息。抱無窮之憂。人皆迂之以是。特文人之習云爾。子壽久以文章名海內。及解褐。以主事候補刑部。而年逾四十二。親篤老。刑名又非所樂。年餘即謝歸。居監利之螺山。已而賊出廣西。蹂躪東南。洞庭京口之間。賊屢出沒。購子壽甚急。走山中。乃免。螺山去岳州僅一舍。隔江彌望。皆湖南山也。方賊披猖時。江湖騷然。遠近雲擾。子亦伏身窮谷。與子壽絕不相聞。居閒處獨。念曩在京師游燕時。誠不意遽至此。兩人之聚散離合。益未敢知己。今年入都過螺山。訪子壽之居。故無恙。相見大喜。遂留。

縱談劇飲至夜分。酒間出詩曰。來室噓者。謂余此壬子以來感時述事之作也。用兵之方略。與夫政理之要。皆見於是。前人無此體也。君於詩雄麗深博。源出漢魏。要歸於杜甫。奄有明李夢陽何景明之長。余最所愛慕。及觀於是。又非徒筆墨馳騁。極文辭之能。世以公為文人。慎也。以君之材。內而與廟堂之謀議。外而使從軍旅之事。其所建樹。必震耀當世。君既磊落自重。其遇晚而官又不高。不得行其志。乃遂絕意進取。寂寞於荒江曠野之中。狎麋鹿而侶魚蝦。遭時多虞。流離兵革。然而忠愛惻惻之意。須臾未嘗忘。身處荒遠。不能自致。獨時感激哀吟。舒其堙鬱。自比於魯褒室之女。重可悲矣。漢唐以來。未有治平二百餘年。民物康阜如本朝者。戶寧而寢。寬兵銷而寢弱。民俗淳。吏道媮。而封疆由此多故。雖盈虛消息。理數之自然。抑豈不關人事與。天下之病。當其責者不憂。憂者不當其責。子壽前日之憂。既不幸而驗矣。今之所憂。亦徒垂之空文。天下之患。何時弭。君之憂。何時釋乎。子壽之髮日白。其殆將以是老也夫。既別舟至天門。書而寄之以為序。咸豐七年五月。

江忠烈公遺詩序

咸豐三年冬。賊陷廬州。巡撫江公死之。又二年。郭意城博士馮樹堂大令求得其遺詩。屬左景喬舍人校訂。凡若干首。鼎臣受而讀之。於乎。如公之為人。雖零章斷句。猶

可貴。況乃其平日之節概砥厲名行自待於不朽者。略見於是。是惡可不收而布之以勵俗而行遠哉。余始未識公。聞公數千里歸其友之喪而恤其家。有意其人。及見於京師。時方承平。士大夫少能厝意武備。而公意氣慷慨。論兵事利害。獨詳。廣西賊起。公援桂林。援長沙。援武昌。南昌。大小數十百戰。威名顯聞。朝廷倚公辦賊人望在公。公死。天下痛惜之。公自出為令。及在兵間。不復為詩。獨其崎嶇道塗。以歸其友之喪。於詩屢見。而其他作。於古之蓋臣志士。必反覆再三。其言深。其思長。豈氣類之相感動於中。而不自覺與。抑其精神之所憑依。志操之所趨舍。定於先者。確乎不可拔也。詩三百篇。多君臣朋友之作。至於風雅既變。而猶不失乎性情之正。其感人之深。至於千載之遙。如親其人。如聞其聲。使人憂悲愉樂發於己。而不知其何以然。聖人用之為教。其以此也。後世民不興行。而俗益偷。君臣之間。怵於名義。不敢公然自恣。而能致其誠者寡。若夫朋友之義。則其背之不為非。非一世矣。官五也。廢其一。則非人倫五也。而廢其一。猶足以為人乎哉。觀公之不欺其友。其不欺其君。不待臨大節而知之也。世之讀公詩者。可以慨然興矣。

與郭筠仙書

筠仙尊兄同年閣下。春間一書。諒達左右。軍中勞苦甚深。馳企自兵興以來。賊踪躡躡。

半天下。守土之吏。行間之士。與夫團結鄉兵。州縣之豪傑。下至匹夫匹婦。執節守義。臨難不苟免者。所在而是。國家設立史官。文武之士。歿王事者。不患無紀述。然其人皆名位尊顯。又所據僅詔旨章牘。其所不及。雖奇節偉行。弗詳焉。蓋事之闕畧。為不少矣。況於一命之吏。偏裨之將。匹夫匹婦之賤。欲望姓氏登於簡冊。不亦難乎。夫致命遂志。知義之所在而蹈之。一瞑而萬世不視。安有於後世之名。然有志於扶世翼教者。當求之崩離放失之餘。不憚委曲反復。表而明之。蓋效忠伏羲之人。皆天地清明之氣之所寄。而生民至善之性之所發。見人之所以貴者。由此紀之於書。以見天理之在人。雖顛沛流離。未嘗一日而息。以之磨鈍厲俗。垂天下之大經。立萬世之大防。古今之通義。不可曠而廢也。古之為之者。如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之徒。其人皆魁閥鉅儒。其文章皆有法度。足以信於今而傳於後。苟非其人。莫或與焉。然竊以為著書傳世。才有及與不及。若夫好善而慕義。則人心之所同。我而曰非吾所敢與。人亦曰非吾所敢與。將聽其若存若亡於天地之間。後雖有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者出。從而求之。則日月久矣。訪之於人。而傳聞或異辭。求之於書。而十纔一二。其詳略真偽。又未可猝辨。雖欲為之。孰從而為之。徒使忠臣蓋士魂魄。遺恨千古耳。國家涵育天下二百餘年。教澤入人之深。至

封疆有事而蹈義者之眾不得比隆前古豈非當時之人之責後之論者所為太息而以為羞者哉僕之所以有意雖其才之不及而不敢以為無與焉者此也往者英吉利內犯其時仗節之臣如定海之三鎮吳淞之陳忠愍當時能文之士皆樂為之志銘傳讖推揚而褒大之今之奮身艱難飲鋒刃而履水火其家難之烈有倍於昔日而如三鎮陳忠愍者至指不勝屈豈可不為之推揚褒大聽其若存若亡而漠然不動於心也乎常欲求其人而得之求其事而觀之荒山之中限於聞見聞軍府有采編凡殉難者之事蹟皆具焉求其書久而未得倘命人寫以見寄使得有所據竭精畢慮作為文字俟能者加潤色之其於國家教澤之盛忠臣盡士之烈君子扶世翼教之志或不無稍裨焉臨書不勝惓惓

### 說虎

同年彭君申甫為余言長沙之北有地曰青山兩山夾峙中為穹谷國初兵燹之後人煙稀少林木幽翳獸蹄鳥迹交錯其間其祖君奇翁年十二晚自塾歸家人迹牛未得翁獨往虎出撲翁仆張吻向之翁仰與語曰吾分為爾食食我不然舍我虎躍起大吼竟去里人以為奇故呼之曰君奇余曰昔歸震川書郭義官事以為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慕之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

國朝文匯

卷三

九

國學扶輪社印

其理之極。雖戎狄禽獸無所不同。其言郭翁畜虎甚剛。禱雨立應。然平日為人誠樸。無異術。嗚呼。此宜虎之為所畜也。申甫則又曰。翁亦仁厚人也。人據其田聽之。其人落魄。又以其田強翁。翁始終無一辭。人笑之。翁曰。彼固人也。視虎翼若吾能與虎語。不能與人語者。吾性不好競也。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古之至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於人乎。如翁之所以為人。雖日遇虎。何傷。游斯世者。可以知所處矣。

馭下論

李聯琇

袁簡齋論嚴蔽而曰多其察少其發此馭下者之法也余謂此非所以祛嚴蔽而適以害寬而並害嚴異以明其然也淮南云釋大道而任小數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愈滋亂苑云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陸敬輿云察精則多猜於物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蘇子由云多為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江民表云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己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己過則心塞而禍萌凡此皆謂多其察之為害大也居官者果能清嗜欲而廣觀聽則誠信虛公而明生焉雖有魑魅亦將無所容而皆覺露矣吾第即其覺露者顯懲一二以警之其猶有所掩覆而不即覺者要非甚害於政者也吾明有所尚顯有所懲而不必陰有所詞使彼得幸我之不覺而潛消其疑畏生變之心以革非而遷於善是約之以至嚴而容之以至寬以其智慮之所及轉移其所不及老子所謂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明也若曰多其察也將自用其明乎抑因人為明乎自用其明則億度未必然也因人為明則勞勞焉日事訪詢訪則偽迹設詢則讒言至於是作奸者閉錮以防我黨惡者阿比以蔽我挾嫌者飛灑以欺我即其間容有可寄耳目之人發其是非以信我於始而行將離其是非以害我於繼而卒且反其是

非以亂我於終。如是而一一以發之。有不勝其發矣。如是而少其發。又何取於多其察乎。且我已察而知其情矣。雖少其發。而其不發者。安能略無所形於辭色之間。彼亦知我之知其情。而不見我之發也。則以為畏彼而不敢發也。不則有所顧忌於己。而不能發也。不則所欲發者如是而已。其他皆不欲發。而縱使為之者也。則孰不暢所欲為。而猶有若揜覆之初。懼或知之之嚴罰立至乎。是多其察之害。一至於此。或曰。子之論正矣。而簡齋之云。則濟以術而易見效也。若趙廣漢鉤距之法。問此可以得彼。於凡左右之言。當吾意者不應。不當吾意者亦不應。今無由揣摩鉤取。而我已盡悉其情。然彼一發制之。其斯以為多其察少其發也。不亦善乎。曰。否。是以湯止沸也。用術之可偶。孰若推誠之可常。已既推誠。則可責人善。已先蓄詐。安可望人誠。以詐服詐。是以詐召詐也。且一詐能敵眾詐哉。一開之市。甘言以誘。詭計以釣。為其過而不相聞也。而坊肆之久設者。不然。兩軍之臨。以詐出奇。以奇制勝。為其交相攻也。而矛戟之偕作者。不然。吾所屬朝夕於吾側。又久與居。而待以市心。與為敵國。危乎不危。每見庸才晏然於人上。而智驅術馭者。無周身之防。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理固然矣。簡齋不別有云乎。樹荆棘者。徒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飫其甘。何茲之論嚴蔽而不然也。吾以告凡百有位之馭下者。



采風劄記各卷小序

聖賢之垂訓遠矣。六經語孟及宋五子之書。於修己治人之道。何所不具。吾今日在官。所為朝以考政。晝以蒞職。夕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即匡居誦讀之時。由是而朝以考德。晝以修業。夕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也。似不必別有所謂官箴。若夫前事之師。亦備見於名臣言行錄矣。而吾為采風者告。則不必遠取。而第於近人緒論。采其有關於教化之司者。輯之以為訓。而家修不與焉。涉夫他職者。亦不與焉。惟其近而切也。抑有不能不取諸近者。提學之職。非古有之也。著官箴。考試之為政。日聚千人而出入之。欲使人人情偽昭陳。日進千卷而分合之。欲使卷卷妍媸畢見。夫亦心勤而力瘵矣。而乘其隙。利其疲。以作奸而牟利者。大都即其所任用之人也。吾孤立於上。牢閉於內。彼同而我獨。彼暇而我勞。彼闇而我彰。彼活而我窒。察之不易。察防之不勝防矣。惟先定其規模。以從事。使立程不易。而妙用隨時。則察之有由。防之無擾。善乎諸葛君之言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夫考試獨可無制與。著立程。學政全書。參之禮部則例。載在功令。成法共遵矣。然有治人無治法。天下人皆奔役於名利兩途。而伺應官府之人。則並不為名而專為利。惟其知法。愈以玩法。而情弊叢於其間。安得所謂治人而信任之。惟深悉

國朝文匯

卷二十三

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其弊則有以密防其罅而非躬行心得亦不能燭照數計也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由行而知者言之親切而有味雖臚舉瑣談皆非無用羅致詭狀皆非無實隨地可資以釐剔也遷地可借以印證也初任者以為先事之告語也久任者以為不時之提撕也著條說上中下批判之所出號令之所積書吏掌之糟粕也筌蹄也然非多儲以備用熟練之在心則有施之不當者矣學政非必曾任是邦之官而胥吏皆經數任凡吾設一法創一議以為己所獨出昔所未經者實則前人皆已籌及試行為彼所習聞默喻而不以明告者也況幕中皆文士無通曉政務之友相助為理又不宜設此一席使干政而通外間消息致與諸友閱文關防故閱文以外無事不恐獨斷噫可勿慎哉必也蒞任之初盡取舊籍閱之而錄以為式乃能用人而不用於人著雜式

務本論敘

徐 霖

辛丑之夏海氛犯廣州。御史某請開礦助餉。議者或惜其說之不行。竊以為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恃銀以為用之弊也。擬上諫開礦封事。其畧曰。今之籌國用者。在於重農桑而已矣。重農桑必先貴粟帛。貴粟帛必先禁淫侈。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眾。耕織之人眾而後粟帛之所出多。粟帛之所出多而後銀價賤。銀價賤而後取貨之源通。議者迂之。竊惟卽甲刑書規於叔向。井田世祿非諸蘭陵。夫束脩之往來。莫親僑胥。洙泗之紹述。莫過孟荀。而猶分茅而設絕也。如是。況蠱童土下士。而欲奮一人之舌。信天下之心。其亦僨矣。顧以人之不信吾說。而吾遂無以自信。則是暖姝濡需之學。重以突梯絮樞之情。易傳曰。中心疑者其辭校。失其守者其辭屈。竊竊惡焉。因就前說。罄其辨。條其法。為務本論上下篇。蓋以守奕者舉棋之戒。且以備適人木鐸之拘焉。

貞女議

何秋濤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禮明文也然則壻死  
女斬衰以弔既葬而除之禮如是而已盧氏守志不嫁老歸於壻氏莫菜於廟立嗣  
子撫之若是者女也而執婦道非禮與曰禮之權也賢者之過也聖人當許之矣孔  
子刪詩於邶錄柏舟劉向以為衛寡夫人者今本列女傳作宣夫人誤太平齊侯之  
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  
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斯言也則未  
知其魯詩之說與中壘之祖楚元王受魯詩故毛抑韓詩之說與中壘所引詩多與  
仲先生及馬氏皆疑中壘要以紀貞婦自此始而首列於經故曰聖人嘗許之矣聖  
當治韓詩疑此為韓詩說  
人既已許之而又奚議曰非議貞婦也乃疑於立後而議耳其疑於立後奈何曰貞  
婦之夫中殤也其舅為之立子矣既歿而又殤今將為貞婦立子則諸子中無其人  
也將為立孫焉則未知無服之殤之得立孫否也曰斯事也禮與律異禮無為殤立  
後之制也喪服小記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曰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  
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曰為殤後者為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

得後此殤者為子也。注云據承之者。既不與殤為子。則不應為後。今言為後者。據已承其處而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云者。依其班秩如本列也。以上皆案曾子問云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是殤不立後之確證。故小記之為殤後。鄭注不以為人後解之。此禮也。由禮之說。非特無服之殤。不得立後。即貞婦之夫之中殤。亦不得立子。此為凡為殤者言之也。非為貞婦之夫言也。制禮者紀其常。不紀其變。據其經。不據其權。故不為貞婦立之制也。律則詳之矣。於例已聘未娶。息能以女身守制。應為其子立後。是貞婦之夫。雖未婦得立子。非他未婚而夫亡者比。蓋有貞婦。則夫婦之禮具。夫婦之禮具。則成人也。非殤也。喪服篇有為夫之姊之長殤之文。夫之姊有長殤。則夫之齒固未冠也。既娶矣。得不以成人之禮治之乎。律若曰。為貞婦之夫者。不當以殤待之。此立子之說。見於律者也。至於貞婦所立之子復殤。則例所謂尋常未婚夫亡者。不得概為立後也。於此亦有說以通其變乎。曰有之。例又曰。獨子夫亡。而族中實無昭穆相當。可為其父立繼者。亦準為未婚之子立繼。曰獨子夫亡。非專為貞婦所立之子言。而貞婦之子。亦在其中。曰準為立繼。雖不明言為若干歲之殤。而上中下殤及無服之殤。皆可立繼之義。亦在其中。故貞婦之夫之立子。以成人之禮治之也。經也。貞婦之子之立繼。不以成人禮治之也。重宗也。戒素昭穆也。權也。經

權雖殊其本於律則一也。夫詩以明風化之原。禮以立彝教之則。律則經世之大法。皆不可背者也。聖人之有取乎貞婦也。於詩既詳。於禮奚畧。蓋以未配守貞。非恒情所及。立為定制。則恐因死以傷生。削其微言。則恐緣情以害義。故詳著其事於詩。而深沒其文於禮。使知未婚而夫死者。不必一定守制。其有能守志。固亦聖人之所許。後聖有作。可援禮以義起之。說以昭成憲。則亦不患禮之未備也。厥旨精矣。愚故以為貞婦之立。後宜一依律文。立子律也。有殤子而立孫焉。亦於律不背也。國家繼絕之典。與旌善之義。同條共貫。恪守之可也。昔夫子作春秋。所紀節女。惟紀叔姬宋伯姬二人。紀叔姬以待年之勝。而始終卒葬。詳書於策。蓋深嘉之。乃將於紀侯去國之後。載叔姬之歸鄆。而先於紀侯去國之前。著紀季以鄆入齊之文。蓋叔姬心乎紀者。也不志紀季之以鄆。則紀為齊滅。疑叔姬之無歸矣。故書紀季以鄆存紀也。幸叔姬之有所歸也。伯姬守節。不見傳母不下堂。逮火而死。春秋書納幣。詳錄其禮以殊之。今盧氏心乎夫家。而其嗣不立。將無所歸。故為立孫以繼之。亦春秋之志也。奚疑焉。

褚淵論

孫 樊

生趣大濃者不可貴以死者也。彼其平居無事。日酣蔡於聲色貨利之中。視有生為甚可樂。一旦遇變。欲其舍生而取義。豈可得哉。豪傑之士。必先捐棄一切。養其心以淡泊安靜。然後可榮可辱。可生可死。隨其遇之所值。而皆有以自立。蓋脫展孤竹者。乃能高餓西山。而不忍一豬者。終于迎降馬首。素所樹立。不可誣也。然史策所載。鄉里鄙夫。氣之所激。亦能死節。而貴君鬻國。往往出於廉潔。自好。斯然立名義之人。說者謂小人不修飭。不能惑眾。半生作偽。晚節乃大肆其披猖。然亦有砥行立名。而畏禍改節。一敗塗地者。此不可概責以作偽。褚淵受宋室顧命。而首戴齊武。贊成篡業。曾狗彘之不若。今讀其傳。掩門生之盜。即陳仲弓之用心。拒公主之奔。魯男子不是。過却選人之金。雖楊震又何加焉。若推財讓弟。居喪盡哀。得其一節。已足擅名當世。而乃羅列眾美。著之厥躬。宜其度越千古。卒之晚節不終。為世所侮。笑何哉。蓋淵之為人。稟性柔懦。剛斷不足。始亦思以廉節自見。而臨難畏死。遂盡喪其所守。觀於明帝疾病。召淵託以後事。以建安王休仁得人心。欲誅之。淵以為不可。此時淵何嘗不以社稷為心。夫本支彊盛。則它族難逼。淵苟能以死爭。宋室尚未可量。乃一聞帝怒。遂懼而從命。觸帝之怒。不過死而遠。恒懼如此。後日推戴齊朝。自稱佐命。即此懼死。

之一念也。而謂其前日之立義皆偽。則非也。或曰。拒淫奔之女。却暮夜之金。此非大勇不能淵。既柔懦。何以能此。曰。大勇若懼。而大懼亦若勇。二人行而道遇千金。勇者曰。此非義不可取。懼者曰。此有禍不可取其不取同。而所以不取者異也。淵之拒色與金。名曰守義。實有懼禍之意。而懼禍之積。則見色而不敢淫。見財而不敢取。見賊而亦不敢討。或曰。淵縱不敢討賊。何至率先推戴。曰。淵與道成同受顧命。而道成逆節已著。能計則討之。否則戴之。徘徊觀望。彼將生其疑心。而禍且立至。它日淵告道成曰。陛下莫謂臣不早識龍顏。蓋惟恐其疑而及禍也。不然。以一家物與一家。是誠何心。豈有其弟恥之。其子病之。而淵歎怙然不知媿怍者。惟其畏禍之念勝。故不服顧其平生之行。而忍而出於此也。嗚呼。如淵者。恬淡寡欲。原有可以為善之資。而一念濡忍。遂至決裂如此。士之欲有立於當世者。剛正之操。固不可少哉。

華笑廬雜筆序

華笑廬雜筆者。白舫范先生記其讀書之所得也。兼及生平閱歷。而故鄉文獻在其中。藏之篋笥。未嘗示人。甲辰夏。先生以客久將挈家歸南潯。已買宅。忽中變。不果心。鬱鬱不樂。令子小舫欲慰其故鄉之思。舉以付刻。刻成。先生寓書於子。請序之。夫纂輯舊聞。子部雜家之屬。所以辨羣言之異。而集眾說之成。亦談藝者所不可少。先生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與四方英俊交友。其間見之廣。迥絕等倫。而中年入蜀。當教匪  
亂。後晚歲寓居揚州。會英夷直入長江。兩遭大變。皆驚心而動魄。誠不可無所述。以  
詔後人。卷中所載。凡前哲嘉言。近時災異。已渝物產。荆楚人文。以及讀書識字之指  
南。一物一名之辨證。莫不咸在。堪輿術數。亦畧述一二。而其用意之最善者。有三焉。  
稱殉難之奇烈。以教忠義也。網遺聞之放失。以備掌故也。表著作之苦心。以傳朋友  
也。予嘗怪 國兵之下江南。松江嘉興。皆勞攻戰。而吾湖取之獨易。及讀先生此書。  
乃知乙丙之際。蒼螳臂以當車軸。苕溪一帶。未嘗無人。吳興立郡。始於吳。此書開卷  
即備列自吳至元明地志數十家。使後生考古。得窮源而竟委。而前輩溫晒園鄭子  
餘陳無軒著作。可備吾湖之掌故。率多散佚。先生老友施楊老先生。身沒無子。亦有  
遺文零落之嘆。非先生此書。其殘篇廢簡。世將無由知之。至我友沈柳橋留心鄉邦  
故事。而著書未成。先生特取其二篇載之。姓名遂得附前哲以傳。宏獎之風。足使銜  
感泉下。蓋先生此書。作於遠游之日。所謂三善。原非僅在一鄉。而吾鄉之受益尤大。  
先生思歸故鄉。而終不能得。天也因先生之不得歸故鄉。而遂有此書之刻。使故鄉  
之文獻得傳。亦天也。自古魁儒碩彥。非獨詩文雄一時。而偶然劄記。亦足傳世而行。  
達如汪鈍翁以文名。而有說鈴。王阮亭以詩名。而著居易錄香祖筆記等書。當世咸

奉為拱壁。先生此書將毋同。予病廢十年。不能出門一步。幸得先生之書而讀之。時想像楚蜀間山川雄壯以當卧游。而油生水中。火出井底。宇宙怪怪奇奇之事。先生得之目而因筆於書。吾輩讀其書而大快於意。蓋不啻發醯醢之醢。而引井蛙以觀東海。爰不辭而為之序云。

賈義士傳

賈義士者。忘其名。山西汾州人也。汾州人挾其資放債取息。滿天下。而義士往楚之安陸。安陸人樊疑者。設藥肆市中。乏資。義士貸以資。薄其息而依之以居。疑長義士一歲。呼義士為弟。甚相得也。居年餘。疑病將死。告義士曰。汝來吾家。情好甚篤。今吾不幸將死。吾死。妻子之責。其在汝矣。義士許諾。疑妻某有殊色。狡而淫。疑亡未三月。即思卷其資以它適。有李監生者。豔婦色。且利重資。遣媒往聘。既成說矣。樊氏宗族十數輩。爭諫以為不可。婦怒。不食欲死。或請終喪。弗許。請待期月。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即恚曰。若山西人。何與吾家事。吾將還若資。遂若出。義士無可奈何。忽忽不樂。數日病。病七日。躍然起曰。吾得之矣。告婦曰。而真欲嫁乎。而家簿籍皆吾經。而資大半吾所貸。吾收資而資亦無幾。且有子。在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孤寂。欲覓婦以代餽汲。而為吾婦。而子即吾子。肆中事一切無改。而喪夫有夫。是兩便之道。

也。婦大喜告媼。絕李氏趣吉與義士成婚。安陸城中十萬戶聞之。爭罵義士負德而笑。拱疑託孤為不知人。義士既婚。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往數月。婦不能堪。詬罵交作。義士使人好語之曰。吾屬有微疾。故久在外。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值歲忌辰。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疑之。靈而告之曰。弟受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罰及其躬。願謂婦曰。汝向謂吾山西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為吾婦。得制汝否。乃執婦裸而懸之梁。拔佩刀割婦脰肉。燬炭於爐炙之。陳之靈几。復三揖而言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饌。因取啖之。且啖且罵。婦哀號乞命。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年四十。其子年十八矣。先是義士有所善王貢士者。有女為拱子聘為婦。遣拱子往從學。晝經營藥肆。夜則課拱子讀書。至是拱子入於庠。乃擇吉完姻。為酒食以召鄉黨。拱氏宗族畢會。樂作。義士乃言曰。吾為拱兄所託。遲生子十年。吾非娶婦。不足以制婦死命。十年假夫受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拱兄也。今拱子幸成立。婦亦年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尚無子。吾妻厭居。吾將歸而生子矣。出一簪付其子曰。若父遺資數百。今已數千。謹收藏無忘。乃父即日願。驟車輦其行李出城。當是時。安陸人十萬戶。爭歎服拱疑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義士。

愈愚子曰。自古義烈之事。半出於徇名。眾人所屬耳目。則白刃蹈若坦途。若夫先胃不避之名。而從容以成其事。設年不及待。則苦心終不白於天下。此必有實愛其君與友之心。而無一毫之已與者。乃能之。嗚呼。豈易及哉。昔人論程嬰之事。難於杵臼。蓋杵臼奉主而死。世已奉若神明。程嬰導讐入山。甘為賣主之賊。十五年之唾罵。為不可忍也。今觀義士受友之託。詭術求全。雖身遭眾罵。不以為病。及乎功成身退。不矜不伐。可謂純德之士矣。族兄耀歸自郢中。為余道其事。徵之常往來郢中者。其言信。因為敘述。將告於當世之君子。而惜乎不傳其名也。

嚴孝子傳

嚴孝子廷瓚。字天佩。父時敏。字遜修。烏程之驥邨人。孝子生於順治辛卯。故小名阿卯。明年。父以面責其族子暘。過為暘所恨。給與出游。擠之水死。暘素無賴。姑為溫體仁妻。雖易代。而溫氏氣餒猶盛。人畏之。無敢言時敏冤者。孝子稍長。問其母曰。兒父安在。母告以故。即慟哭。齧指出血。既就塾。稍知文義。時時欲白父冤。母以年幼止之。年十六。自為狀。以父冤控縣。縣令頡鵬翔之得實。坐暘斬。暘賄上官。反其獄。竟得脫。暘既脫。橫益甚。孝子奉母。徙居長興。以避之。以訓蒙餬口。置一斧卧內。中夜徬徨。摩其斧而泣。已又為詩。叩其斧而歌之。作變徵聲。如是以為常。或欲妻以女。託它故辭。

間歲還鄉省墓。遇暘倅。暘就之。與共飲食。暘以孝子為畏己。坦然無復顧慮。康熙己未春。母死。既殮。孝子乃出其斧。拜而祝之曰。我蓄汝十餘年。今有以用汝矣。汝能從命乎。斧躍起。錚然有聲。遂懷斧歸故里。會卹社演劇。暘方高坐觀劇。望見孝子呼曰。阿卯來邪。孝子不應。直前斧其首。首裂。又斧其頸。遂斃。眾大驚。孝子叩頭謝曰。某報讐。非有它也。倉卒驚諸父老。或走告暘妻曰。東生殺矣。東生者。暘字也。妻踞牀徐應曰。東生又殺誰耶。蓋暘平日凶暴。所殺非一。故妻疑其殺人。而不料其見殺。孝子遂詣縣自首。縣令高必騰嘉其孝。欲生之。孝子曰。復讐子職也。抵死國法也。囚不願以子職廢國法。縣列上其事。府道臬司皆曰。此孝子不可殺。欲援昌黎復讐議。請督撫具題。而孝子已死於獄中。年二十九。或曰。暘家賄獄吏殺之。縣令備禮以殯。長興人某迎其柩。與母朱同葬午山。雍正中。題請入湖郡節孝祠。

孫熒曰。孝子事載於縣志。府志。浙江通志。一統志。及湖錄。皆未復讐時。母尚在。夫復父讐。而致母無養。孝子之志荒矣。蓋當時有戴絛者。作孝子傳。採訪不實。而諸志遂因之。作文之不可不慎也。如是。鐵橋學博為孝子之旌。徵信家譜。參以故老傳聞。作事畧一首。辨正其謬。文詳而事核。持以示余。請為之傳。自古文章家必得一二奇崛之事。然後可增長氣魄。若孝子者。余固樂得而序次之。如謂余文足以傳孝子。則

何敢焉

贈何願船序

張星鑑

嗚呼。漢學宋學之互相攻擊也。已數十年於茲矣。當國初時。亭林南雷竹垞諸公。精研經學。不聞攻擊宋儒也。好與紫陽為難者。獨蕭山一人耳。乾隆中。大興朱氏以許鄭之學為天下倡。於是士之欲致身通顯者。非漢學不足見重於世。向之漢宋並行者。一變而為專門名家之學。亦有畧識古字。挾說文一編。擅改六籍而不疑。若此者。為凌氏廷堪所譏。此非漢學之弊。學者之弊也。桐城姚姬傳不好漢學。以宋學傳授生徒。其贈錢獻之序。痛斥漢儒之謬。為生平論學大端。其見非不卓矣。然姬傳當師事戴先生東原。迨其歿也。姬傳致書友人云。東原毀謗朱子。是以乏嗣。其斥東原不遺餘力。是豈姬傳之學識。先後矛盾歟。抑別有憾於東原歟。未可知也。桐城既歿。新城學興。若魯仕驥陳用光輩。皆姚氏弟子。非姬傳之言不敢言。而桐城之派盈天下。甘泉江氏鄭堂。憫漢學之否塞也。著國朝漢學師承記。為學者圭臬。而桐城方東樹習聞鄉先達之言。著漢學商兌一書。自詡有功名教。其實不過與江氏為仇敵。嗚呼。學也者。學為聖賢而已。聖賢之道在乎經。則漢儒之功大矣。是故賈董匡劉之言。非即闢濂洛之言也。而賈董匡劉之行。不可謂非闢濂洛之行也。舍本逐末。而口舌是爭。漢與宋自多扞格矣。甚矣方氏之不思也。閩中何願船刑部。為海內儒宗。

國朝文匯

卷二十二

十九

國學扶輪社印

嘗以所著書達九重。天子嘉其學有根柢。命樞密殿行走儒生遺際之榮。可謂難矣。日者以事謁壽陽相國。相國取漢學師承記屬為續編。刑部曰。特立一漢學之名。宋學家羣起而攻之矣。漢學商兌所由作也。是編當依阮文達疇人傳之例。改為學人傳可也。斯言也。祛門戶之見。存學術之真。彼講學者紛紛數訟。從此而息。可謂先得我心矣。書此以為天下學人勸。



漱石先生行狀

何俊

先生姓何氏諱慶元字積之號漱石先世本籍江西某郡宋時有曰玉者官郴州刺史其子珪仕因徙家郴之桂陽遂為桂陽人曾大父諱思佑縣學生王父諱光鴻例授直隸州州同考諱仁文縣學生誥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生幼有慧解七八歲時父指壁間鏡命作破題脫口輒誦又嘗至外祖家竊資治通鑑一帙觀之浹日皆諳貫及長傑邁豪奇嶮然峻曠補博士弟子聯為督學徐公松湯公金釗所器重遂拔貢太學是時湖南知名士桂東李希淵克鉏郴州陳雲心起詩邵陽魏默深源皆高等在選見先生爭師友因相與作為古文又講說前儒程張諸子學一時聲譽赫然楚南人士爭嚮附之道光辛卯恩科中湖南鄉試第三名乙未登甲科改翰林院庶吉士假歸侍養益遠詣遐趨肩取宏重勗志命行毅然及希古聖賢名儒無有有出入墜徙者其自將侶侶不為小儒齷齪而趣舍大閑慄嚴峻厲不可齒髮瑕尤為文沈浸六籍涵茹百家仰規俯逮上下眇睇當其自得輿言川湧麗字霞凌鏗聲炳耀殷地燭天雖咸韶振韻黼藻揚華不能多其光響也先生銳毅沈斷才任濟時而韜遏抑蔽不自暴試遠猷碩畫世莫得而窺也然其在里遭厯事變臨決洵亂每一指顧禍敗輒刻候立紓籌慮有出人意表者道光壬辰尚搖趙金龍龍衝永郴

屬大震。桂尤甚。有奸民李觀章者。草竊興甯徽下。躡縣北鄉。塘聚且千人。南鄉開劫。亦裹擁數百。勢洶洶將亂。先生聞變。立見邑侯易公大來。甚令卑典史楊瑋壯健馳北鄉。迅殄之。觀章卒就禽。又基瑋至南鄉。授指圍總。開劫頓息。縣境由是復安。歲甲午大荒。先生方赴縣議賑。民有走署告糶者。市城諸不逞。趁噉之。擁入治。忽大譟。易公倉黃興出。眾捧下列刀向。將劫往北郭焚躡。先生急為敷授。易公計遏之。及昏。眾遂巡相視。當是時。微先生指畫。民且變。易公幾不免。辛丑縣有梟警。民恒一日數十驚。邑侯劉公淦籌策綏定。舉以詢。先生為軌伍民戶。使相聲接捍屏。復相擇邊粵。阮要築八隘一墩一卡。奪險防控外寇。迄不得肆。至今賴之。丙午丁未間。齋匪聲擾半天下。縣民多竊入匪籍。窟穴南東諸鄉。保廣脅絡肆賄。斂樹黨日盛。起為寇。使其徒潛入近地。劫愚民從之。民間猝驚潰。護號比里。比里亦紛拏共潰。粵盜乘之。城野皆搶攘。喘奔先生。先生詣邑侯方公。其正建議。簡紳耆幹。詣者數人。分所鎮禦。拔大姓陷染匪籍者。開使首滌雪之。賊氛頓滅。民安堵里閭。自後無亡失者。先生性純孝。侍養父母及大父大母。竭誠盡慎。無幾微拂沮者。待人誠恕。於故舊尤厚。所善李克鈿。歐陽泳。蹇殿為恤。簪置孤及刊其遺文。遇事明銳。興建縣邑廢墜事甚夥。增修文廟書院其大者。著有知新閣。徵體文四書文百餘篇。及漱石制義行世。先生卒道。

光庚戌正月二十七日距其生之年得年五十有六將以某月日葬北鄉白芒村迴  
頭嶺之原子男四人長安仁太學生次安義安禮安智女子四人孫男二人道光三  
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甲寅門人何俊謹狀

諫論

陳源豫

君臣之見相聞則有諫。既不能屈己以從君。乃欲挽君之見以從己。固已難矣。而或不慎所發。適以啟厭棄之心。後將難繼。故君子不遽諫也。務先積其誠而已。夫誠感誠。應偽感偽。應古之君臣。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固有立乎其先者。後世則不然。臣以直諫之名為榮。君以拒諫之名為辱。諫者十。沽聲譽者二三焉。希榮寵者四五焉。其尤者。已既欲居直諫之名。又欲使君自愛其名。以妄冀夫身名之俱泰。是故陳利害。則或以為恐懼。我援成憲。則或以為要脅。我論理道。則或以為賢智。先我迫於理勢之無可如何。或且陽予之陰嫉之。容於此而發於彼。臣以術覓君。以術馭偽。與偽交市。天下事未有能濟者。而且曰。吾言之不用。嗟乎。亦思其所以不用者。孰使之然哉。然則當奈何。曰。莫妙於閒。有時閒。有事閒。有人閒。韓琦諫撤簾。而曹后復政。呂端鎖王繼恩。而太子得立。真宗時。宮禁火。王旦謂財帛不足惜。患政令賞罰有未當。中外乃得言。朝政得失。此得時之閒也。顧考叔請羹遺母。莊公母子如初。魏王欲易儲。賈誼對以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之事。武后夢雙陸不勝。狄仁傑曰。不勝無子也。天殆以警陛下。嚴世蕃弄權擅威福。徐階第列其謀逆數事。此得事之閒也。若夫人閒。則又合時與事。君子與小人而用之。張良招四皓輔太子。高帝以為羽翼已成。呂后王諸

呂陸賈知不可已。乃說陳平交權周勃以安劉氏。至於狄仁傑說張易之勸認還廬陵王。李東陽揚一清謀誅劉瑾。先結張永罔不因人而成事。昭烈白帝之歎諸葛亮曰。孝直而在。當不令主上東行。夫君臣相得如魚水。不得其人。諫且不行。況其他乎。而要非有忠君愛國之誠者。不足語此。蓋其心本不繫夫君國。苟得其間而用之。則天下將轉移於無形。而彼之名不顯。今試有人焉。善吾勸。過吾規。而究其本心。非諄諄於我。不過許吾短。以自鳴其直諒。吾將姑之乎。吐之乎。親之乎。遠之乎。以已之所不能堪於友。若施之君。友之所不能得於已者。望之君。何不怨之甚哉。子夏曰。信而不能諫。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當其志氣未平。曾不敢以理喻。勢禁。惟積誠以需之。至於三年之久。而始悟。後之君臣。其果賢於太甲。成王。伊尹。周公。否耶。而乃欲於立談之間。劫而取之。其可得乎。況欲假是以希寵榮。沽聲譽。吾未見有能善其後者。

淮陰侯論

嗚呼。韓信。忍不如高帝。智不及子房。烏能免於族哉。秦之末造。豪傑並起。高帝雖有蕭何樊噲輩。屢起屢蹶。幾不保。逮其後。子房謀於內。韓信力征於外。遂有天下。當時之材智。無二人匹者。其見忘宜亦相等。而子房顧超然不及於禍。夫欲知人之所不

忍當先觀其所忍。方項王得太公置組上以相要約。高帝乃為分羹之語。子房於時固窺其微矣。而信顧且為假齊王。且夫子房豈不知神仙之事之為誕者。乃欲從赤松子遊。且辟穀。信則必待被執時始悟。何信之明於料項王而闇於知高帝也。語云神龍有欲則易制。信微時為母塋葬地。其旁欲置萬家。後又以漢必不奪我齊地。夫手挈天下以與人。其所欲得者。僅裂土之封。而卒不保其有。且至夷族。不大可哀乎。或曰。信從陳豨謀反。罪當誅。夫登壇數語。識時務者莫如信。天下未定。尚不背其君。廢為侯。手無尺寸柄。復奚為邪。彼舍人之告變。安知無使之者。

### 游齊山記

齊山距城近。望之若培塿。而志乘所載多昔賢摩崖文字。伯兄久官此。將刻其文於山中。屬選其幽久未暇也。秋涼身健。始與徐子穀甫往焉。山小而奇。於石列於泉。靈於谷。由漫巖東有洞曰九頂憩焉。寺僧曰。昔有僧來將潛真於此。旋以饑去。折而西。徑石壁間曰蒼玉峽。出稍廢。石矗起。峻峭錯落。高不過數仞。逸秀無險惡狀。憑湖遠山屏列。九華出沒雲際。了了可辨。將窮其勝。草豐滑步。日正烈。僧屢告饑。遂罷游。是役也。所厯及山之半。僧又獷野。目不識一丁字。顧獨得龍圖公之書額。與夫岳武穆王文成之所留題。僧雖俗。中途為余言朱張呂三君子之遺迹。娓娓不置。夫昔之人。

刻劃斬斬。被巖谷矣。而是僧乃獨於殘蝕剝落不甚可辨者。有味夫其言之抑獨何哉。伯兄之詩。與余文行將刻於山中。未知後復有僧蒼茫指顧如此馬否邪。是則重可感也已。

書集古錄目序後

道充於宇宙。而散於萬物。古之學者。不外物以謀適。呈形數質之倫。必推究其所由。然以濬吾之神知。矧其為古聖賢人。推性淪情。著之為文章。被之乎金石。歷世變而不能磨滅者。而顧可忽乎哉。嘗讀六一居士傳。見其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至一千卷。竊謂公非徒文字之好。必其中上契夫古聖賢人之心。而樂其道。故能好之篤。至於此。洎讀公之所為集古錄目序。乃獨較量夫物之得失。聚散與夫正闕。謬益多。聞玩而老焉而已。苟如是。其與象犀金玉之好相去幾何哉。吾固知公之為此。必有以見夫世之巨公先生。懷才雅望。類耽耽於聲色貨賄。各出其材力以相角。孜孜焉。惟日不足。故為是誚訕之辭。以深致其慨歎。非公好古之本懷也。然則公之好若何。曰公學聖人之道者也。聖人之道。詩書禮樂易象春秋。而散見於諸古文辭。求之乎六籍之篇。以識其大。求之乎殘章逸韻。以識其小。博以辨之。約以通之。然後道聚於厥心。以之立德立功立言。無施而不可。故武王之受丹書也。日躋聖域。孔子見金人。

垂慎言之訓。述鼎銘昭臣道之恭。曾子於湯盤。究新民之旨。韓子見石鼓文。欲致之太學。與諸生講解切磋。古來金石遺文。類多至德要道。豈以公之抗志聖賢。反遺其精。而撫其麤。務博雅之名。為玩好之名。具哉。必不然矣。書曰。玩物喪志。易曰。君子所樂而玩者。又之辭。公之玩。蓋類此。不類彼矣。吾懼學者讀公之文。以辭害意。特揭其旨。以告後之好古者。

跋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若干卷。貴池吳忠節公次尾先生著。先生以邑諸生。丁明末造。蒿目時事。憂憤慨激。一寓之於文。其策時務諸篇。規畫都中時弊。使其見諸行事。非無補者。乃羣小譟張。幾陷之死地。何哉。先生既不用於時。未幾而明亡。而先生卒與金公海洋同起事。就擒死。夫以先生之才智。豈不知天時人事之不可為。而計必出此。且以死殉。由此觀之。則其平日之開口議論。觸忤忌諱。固不徒逞氣矜快口舌。以取重於一時。黨人雖近名。好議論。然於先生者。亦何負於天下哉。雖然。余嘗考之明季。以諸生死者。死於水。死於兵。死於明倫堂者。肩相比。亦踵相接也。至於提一旅之師。明知其不可為。而甘以頸血濺鋒刃。如先生者。所在多有。士氣之盛。偉絕前代。語曰。國士遇我。則以國士報之。毋亦朝廷所以遇之者優。而所以自待者。乃益重與。此余所以有



國朝文匯

卷二十二

二十四

丙集  
國學扶輪社印

慨於斯編也